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零年四月第一百十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10



新大陸

- 中國國土資源詩群小輯
- 苦行詩人周夢蝶
- 葉維廉〈愛與死之歌〉索隱



目錄

No.11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馬	春天生日快樂	四首	3
遠方	早春		3
北塔	父殤		4
步鶴	小詩三帖		5
陳葆珍	地球病了		5
向明	懷念舒暢	四首	6
馬蒂爾	去教堂敲鐘的男人		6
謝勳	權力		7
冰花	三月桃園		7
依雯	冷雨		7
伊尹	廣陵散		7
李斐	虎年		8
尹延斌	夢蝶		8
張耳	半透明		8
施漢威	情為何物／騰飛		8
林小東	美夢一場		8
杜風人	地球人球		9
于中	公德；工德		9
余問耕	黑夜		9
達文	鷹岩	五首	10
柳青青	蜘蛛俠		10
藍斯	我們這一代的雨		10
吳迪安	三把小提琴	四首	11
冬夢	有些燈火並未闌珊		11
王克難	銀色蓮／粉撲蝶		11
王露秋	高原日落	四首	12
木石心	想起你的時候／稻香		12
千瀑	拯救詩人		13
麥田	我願意		13
輕鳴	比重	三首	13
朱鎮西	柳條人		17
嚴力	威爾士		18
岡居木	等頭髮花白／羨慕		18
馮冬	四季歌		18

夏野	盛開的水仙花		19
彭國全	水		19
榮惠倫	柳英笛姐鉅著《藝文薈萃》		
	付梓叫座無比		19
文錦寧	年		19
包苞	在憂傷／停電遐想		20
心水	如是我聞		20
桑克	冬天的聖母安息教堂		20
小海	追問／秋日／燈光師		21
振嵐	五行無礙或亢龍有悔		21
陳銘華	西藏11問		22
寒山石	鳥鳴是樓群中的一枚鐵釘		22
劉波	棄絕的劍道		22
李雲楓	有些花依然開著		23
阿北	睡覺	三首	23

中國國土資源詩群小輯 14

譯詩

木石心	詹姆斯·賴特： 致一棵開花的梨樹		23
-----	---------------------	--	----

評介

張索時	詩與不可言述之美		24
馮冬	沉默的對白		25
向明	苦行詩人周夢蝶		28
林明理	葉維廉〈愛與死之歌〉索隱		29
西敏、陶乃侃 著◎李臻 譯	序：“風格在血液裏”		31
錢志富	簡單的交往深深的懷念		32
劉耀中	亞歷山大·勃洛克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西藏剪影／陳長青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包苞（甘肅）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格丘山（北卡）
伊尹（洛杉磯）

■非馬

春天生日快樂

嫩嫩輕輕軟軟怯怯癢癢
分不清
是鳥鳴陽光幼芽清風
還是冰凍多時的慾望
從泥土從樹上
從天空從心底
壓也壓不下
禁也禁不了
忍也忍不住
紛紛鑽出來
爬上來飛過來
溫馨合唱
春天生日快樂

掠過頭頂的一群野鴨
卻只顧嘎嘎亂叫
如一批興奮的鄉下孩子
剛從燈紅酒綠的城市
浪游歸來

記憶的戲法

——重返故居

把腳抬得高高
六十年前的快樂小王子
一步跨入
巍峨輝煌的宮殿

卻發現
門坎坍塌了一大截
在四壁蕭然的狹隘房間裡
他成了受困的巨人
動彈不得

連天井頂上那塊曾經照亮
許多個黑夜的遼闊天空

此刻也縮肩垂首
同他迷惘的眼睛
茫然對視

拾虹拾虹

——懷念英年早逝的台灣詩人拾虹

你把秋天的最後一道彩虹
悄悄拾起來疊放進口袋裡
走了

芝加哥的天空
陰暗而冰冷

今早讀到你的詩句
“我不是純潔的人”
多年來一直疊放在我心中的
那條彩虹
又一下子湧昇了上來

芝加哥的天空
燦爛而溫暖

海啊海

——丹麥法羅島民在海灘上集體
屠殺巨頭鯨

屠殺過後的平靜
血海
不再沸騰

很快夜幕將落下
遮蔽這刺目的紅
讓它靜靜隱入
黑暗的人類記憶

海啊海

附注：請參閱 <http://teadream.wordpress.com/2008/12/05/demark/> 的圖片。

■遠方

早春

答應過的
從一開始
當季節還在猶豫
第一鐘希望
欲說還休
生命早成了一種擔當
輪回得理從不饒人
還記得嗎
那陣風凜然過後
庭前的那一片落葉
悄然啟動了程式
於是曾經努力的高度
曾經拂地的委屈
也許還有
那些孟浪那些忽悠那些錯愕
統統被扔進歲月
沒有懸念的粉碎機
重新論證
重新生老病死
重新 A B C D
直到最後
撮合了天時地利
有幸融入你的線條你的
底色你的思緒
早春才得以開低走高
恭賀新喜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方明 \$100 **支持**

■北塔

父 殤

一

最快的列車也追不上你離去的靈魂
今夜，我的翅膀被卡在兩個枕木間
全力拍打著那在黑暗中閃著黑光的鐵軌
卻沒有一丁點起飛的可能

趕在我到達之前
死神搶走了你的生命
只剩下一雙瞪大的眼睛
孤零零地懸掛在懸崖上

是這場冬天的冷雨
突然催快了他的腳步
把我一次次阻攔
最終我被攔在了你的世界之外

二

從此，你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回家
在我的夢中與我相遇
任何一星光亮都會讓你退避
從此，我憎恨太陽和蠟燭

你還沒走多遠，就走不動了
病魔像瘋狗死死咬住你的褲腳管
把你拴在慈善的監獄裏
聽從藥物的擺佈，依然疼痛難忍
用大叫把每一個夜晚劈成兩半
用大汗把每一個日子都擰出水來

三

那條你我無數次走過的鄉間小路
仍然留著你二十二年前送我遠行時的叮囑
那被淚水浸透了的泥濘
如今我只能一個人去克服

你已經被層層包裹，像夢包裹著的現實
一萬條被子也不會讓你感到溫暖
我還是要給你加一條

家
從一間擴大到兩間再擴大到一棟樓
然後重新縮小
從一個狹窄的塑膠盒
到一個逼仄的木頭盒

你給我們建造的房子
哪怕屋頂是整個天空
現在也已經坍塌
滿地是漏下來的星片
很快就陷入了落葉和污泥

四

我在萬里之外
你都能聽到我的聲音，清清楚楚
如今，我的呼喚就在你耳邊
父親啊，你卻聽不見了

你牙口不好，胃口不好
也不至於對這些瓜果、糕點
一動不動啊
還有你最愛吃的湯糰
正在刻著你名字的小碗裏
漸漸變涼

1976年，為了能讓你的兒子
把遊行隊伍看得更清楚
你把我舉過你的頭頂
而如今，是我這雙手
把你搬入另一個世界

五

一幅畫像
無非是一張紙
我把你的形象

全都裝入行囊
乘著紙張，你將走得更遠
有你的相片陪伴
我將走得更平安

六

你腳邊破舊的小鐵鍋
我一遍遍往裏添加錫箔
如同你一年年把熱飯
從鍋裏舀到我童年的碗裏
如同你一次次地，在我臨行前
往我的內衣口袋裏塞盤纏

如今，父親，你也要上路了
讓我給你添些，再添些
你要走的路太漫長
讓我給你添些，再添些

七

此刻，我還能跪在你面前
儘管你已經根本看不見
明天，我只能跪在一堆火的前面
往裏投三根細小的香
細得像我的長途電話線
細得像你生命最後的游絲

後天，我只能到你墳頭去磕頭
小時候，我不留神磕破了頭
你粗糙的撫摸是最好的治療
而如今，我的傷口只能求助於
你墳頭剛剛冒出來的小草

八

陶罐被摔碎的剎那
我的心變得空空蕩蕩
彷彿被遺忘的掃帚掃了個精光
淚水、花圈和白衣
把送別的人群融為一體

我用一跪送你上車
用一鞠躬把你交給火
把你的頭髮、牙齒和骨頭
衣服、鞋子和被子
統統交給火
彷彿只有經過火
你才能輕鬆上路

九

父親，你在我的手裏
輕得像剛剛出生時的我
只是沒有目光，沒有體溫
只有一個盒子，一把灰
肉體成為灰，靈魂才能飛

可就是這把灰
壓得我幾乎動不了腿
像五歲時的我
攙著爛醉如泥的你
父親，咱們回家吧
睡一覺就好了
睡一覺就有了

睡一覺就沒了

十

來的路和去的路不同
父親，這大白天的黑暗
你可能還沒有適應
小心別迷路啊
你要注意聽從我的聲音
尤其在過橋時
你可別被水鬼迷惑

我已經在自家的地裏
給你建了新居
咱們喝的是同樣的水
吃的是同樣的菜
你漂泊的靈魂如今可以安息

2010年寄自北京

■步 鴿

小詩三帖

1
擱在桌上的眼鏡架——
這一張深邃無邪的臉
閱歷了不知多少的人事和書籍
現在擺在我面前的，依然透明
目光柔和而堅定

對它我能放心交出底牌
恐懼、愛、與思想
再輕輕唱一首兒時的歌
讓鏡面照出我的淚行
和珍珠色眼波

2
正像那些過去的事
這照片裏的仙人掌
任它一身刺，對我已無奈何

看，天上有一對翅膀——
我已沒有力氣抓住它
卻仍能做出飛翔的姿勢

有鑲有鏤的雲海中
月亮、星星、夢想依然懸掛
還有太陽，不因我而升起
卻使我回暖的、那煙囪裏燒出的太陽

3
不要做出不怕冷的樣子
在這北美蕭瑟的寒冬
哪個遊子不唏噓慨歎

不要對微笑和淚水無動於衷
只要你踏上異鄉的腳步
還落在這、人的星球之上

不是過去都被甩在海那邊了嘛

■陳葆珍

地球病了

寒風刺骨
以為人還在紐約
一夜南風
水搶佔了臺階
霧中高樓
好比孫大聖的水簾洞
難以想像
這闊別半世紀的羊城之冬

汶川剛定
又輪到海地和智利
山崩海嘯
天在震怒 地在痙攣
危機四伏
人在對付災難
聽，那慌亂的叫喊：
地球病了，醫生在哪？

2010年三月二日

生活邀請你再度恢復敏感
探索新的河流、荊棘和青山

對人生，沒有一勞永逸的理解和對策
沒有一以貫之的、膚淺的幸福
或自以為是深刻的痛苦

不是到達之前都說好了嘛
要抱著感激看看來時的山路水路
要多出門，尋找一起奔向太陽的人們

哦，下雪時還要記得開窗啊，朋友
門前的春雪它苦留不住
青春的動作也是如此迅速

■向明

FANS

首先把聲音碾成細末
滲入溫柔，加蜜糖調勻
做成靈魂般纖弱的抖顫
顯出乖巧靈動如春花的可人

我的發音不夠純正
FANS 常會唸成“煩詩”
詩嗎？不就是這樣
捏在手裡
“煩來”，“玩去”

催 詩

烏雲掩不住烈日的囂張
惹火了一兩張紙薄的閃電
眾人還來不及回過神來
閃雷趕忙輕聲打了個圓場

捕風捉影的詩家頓覺茫然
只好學著老杜的口氣：
“噫！這沒來由的騷動
怕是春雨在催詩下凡吧？”

（杜詩有云：“片雲頭上黑，
像是兩催詩”。）

背 光

你向我走來
背對著光
像是怕我看見你一臉的悽惶
還是炫耀
你揹負著滿陽光的溫暖

你向我走來
背對著光

我本虛空的影子
會因你的高壓
而漸漸更形扭曲，散亂
如戰陣後受創的河山

你的悽惶怕也會一樣零亂？

懷念舒暢

時間真的會停下來
那天他的眼睛鼓鼓的
像落洞的兩顆彈珠
卡在那裡
一動也不動
這種時候
不知為麼事仍在發怒？

從來沒有舒暢過一天的舒暢
現在真該舒服暢快了
至少不再管院中鳥事
特約茶室那些娘兒們
再也不煩他代寫情書
別人家的夫妻間
管他中央擋布不擋布

十大頭名的小說家舒暢
象棋界尊稱長老的舒暢
和朱西寧不相伯仲的舒暢
嘴巴從不饒人的舒暢
牙齒搶先掉光的舒暢
最愛吃我家沙鍋魚頭的舒暢
讓弟子苗青頓失依恃的舒暢

就此俱往矣麼？
他那湖北腔的口音仍繞樑：
要幹掉我，沒那麼簡單
我是千年不死的禍害
閻王不敢碰
小鬼不敢攀
隨時等候在你們的壞心眼上

■馬蒂爾

去教堂敲鐘的男人

走過紙衣店
穿過幼稚園
猛一回頭，他
總看看有沒有人喊自己
今兒是禮拜天
早餐吃了牛奶麵包
還穿上黑西裝
繫著紅領帶
覺得精神又體面
從家門口走到教堂
五分鐘那麼短暫
這會兒走了十五分鐘
爬到頂樓後，流了些許汗
隨著目光透過玻璃窗
他再次看到了小城的全景
當提起繩子準備敲鐘時
一隻不知什麼顏色的貓
倏地掠過窗口，嚇了他一跳……

後記：2007年2月16日傍晚七時，舒暢是在療養院喂飯時不慎嚥死的，臨死時眼睛睜大不閉，弟子苗青趕去用手將其合攏，並泣不成聲。舒暢子然一身在台，一生獨來獨往，過他超現實的生活，寫他超現實的小說，曾獲選為台灣十大小說家之首。舒暢最熱心助人，朋友同事間的家務紛爭，多半由他出面擺平，但常弄得兩面不討好。舒暢前後出有六本長短篇小說集，民國六十年四月至七月在民族晚報連載的長篇小說《天窗》至今未遇到出版識家。《院中故事》和《那年在特約茶室》分別出版於民國七十年和八十年，後者係他駐防金門時有關一般所稱“軍中樂園”的故事。他是湖北武漢人，常想吃到家鄉的“武昌魚”，我們在他老病住院時，總烹“沙鍋魚頭”給他解饞，也算聊勝於無。這首詩本來早就該拿出來的，發覺在大家都已漸漸淡忘這個怪人的時候再提到他，似乎更具懷念價值。

2009/5/31

■謝勳

權力

兩頭尖銳，沒有把柄的劍
靠刺眼的刀光
震耳的掌聲
飼養著
魑魅的幽影——
在清冷的月夜下
蕭蕭的風聲中

刀尖那一端
舞弄得越快
血流飛濺
冤魂哀號
握得越緊的這一頭
血淌的也越多

不識布衣草芥
永遠昂首的劍
總是
踉蹌跌落
埋湮在
歲月飛揚的塵土中

■冰花

三月桃園

微涼的細雨
濕了一方塵埃
風兒吹來 絲絲如簾
遮擋了三月的春陽

桃樹 用不了幾天
就會張揚紅妝
有一枝幽香
尚未找到寄身的樹

風與雨靜靜交談
沒有一個字關於桃園
等下月的風再度吹來
亂了滿地的花瓣

雨成淚 注入風的深處
誰會拾起來 花瓣
一片片 記錄了 風
風欠下的債 三月桃園

■伊尹

廣陵散

前言：《廣陵散》是中國十大古曲之一，也是唯一具有殺戮氣氛的曲子。嵇康(223-263)三國時曹魏人，是著名的音樂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因反對司馬氏的政治以及充分地表示不滿，同時得罪大臣鐘會，最後遭其陷害。臨行刑前，嵇康操琴彈奏《廣陵散》一曲。彈畢，從容赴死。

去往刑場的路
很長，很長
兩袖在微風中顯得木然而更飄逸
腳下鐵鐐
拉出沉重的聲響
士子視死，若生

洛陽東市的刑場
聚集了三千太學生
與百姓的目光都投向了高台上

嵇康操琴
彈奏一曲《廣陵散》
手落弦上
一挑
如龍吟盤旋山澗
一剔
如虎嘯殺出竹林
一撥
如錦鯉暢游清溪
一輪
如萬馬奔騰戰場

聽琴聲再看其人
嵇康宛如高山峻嶺的孤松
傲立於天地正氣之間
雙手十指翻飛在琴弦上
氣定而神閒
清幽更古樸

他最後一揮
終於都拋下了那繁重的枷鎖

嵇康乘著風抱著琴
不知道在一千七百四十七年後的今天
他還會為誰彈奏這一千古名曲？

■ 依
變
冷
雨
被寒流融匯的冬日
微弱陽光
透入心坎那股刺骨的冷
目睹國際視頻悲劇 那場
海地突來的災禍
再回顧
千禧年過後十年間
種種世事滄桑
一一湧現
2004年12月26日
印度洋海嘯
2008年5月12日

中國汶川特大地震
2009年8月8日
颱風“莫拉克”重創台灣
全球暖化
還可以挑戰甚麼運程指標
命運原是一場捉迷藏
有誰預知？
醒來第一眼就是看到
遠遠的嫣紅
曙光

2010年2月寄自越南

老外老友問我虎年象徵意義
 “造愛、到高爾夫球場林木去
 追尋老虎的獵艷蹤跡
 但要躲過被捕捉的尾巴”我笑說
 後來想想我開的玩笑並不幽默
 翌日到光明禪寺去跏趺靜觀
 穿插新春巡行後唐人區紛芸眾生
 輕叩手印暗唸真言凝視佛的內心
 我許願練就佛心我心平等一致
 對街上推輪椅持拐杖老殘者生憐憫
 對漠視公德者勸導與俗世能寬容
 啟發我冷漠內心察慈悲
 洗滌骨髓內層的自我意識
 而常常爆發的無明
 示我般若明悟來解答
 而那位名人在電視上亮相
 假借佛祖莊嚴的音容
 對罪孽懺悔是否真正悔改
 待看財富能否做出佈施
 佛祖啊請您才做寬恕
 賭場骰擲百萬豪情
 取自社會不拔一毛
 佛祖啊請您不要被奸滑世人矇騙
 冷觀世間大眾喜玩騙神騙人也騙鬼
 其實我從來不想十二生肖象徵意義
 虎年虎年只願大家不是過辛苦一年

2010年2月22日農曆初九紐約

■尹延斌

夢蝶

咬破如蘭的暗夜
那顆心早已化蝶

哪怕飛斷翅膀 也要
棲落在你的芬芳裏

和彎彎的月亮一起
鉤沉 圓夢

2010 寄自山東濟南

■張耳 半透明

——給夢中情人

我可以下床。開花的山頂多麼清晰
 你躺在我的夢裏磨牙，呻吟，手脚抽動
 其他器官都是軟軟的，包括耳垂和肚皮
 很痛苦嗎？手舉在半空
 要抓住什麼？抑或苦苦支撐著
 我們的夢境？撕扯
 一定和我們的友情無關
 和我們若即若離的故事無關
 手的氣味，手指的張力
 我把你輕輕按下，在透徹的湖裏
 醒來的風景

■施漢威

情為何物

夕陽引來了暮色
 晚空便哭得珠淚紛陳
 黃昏後的柳梢
 見證著糾纏不清的恩怨愛恨
 海難枯，石未損
 情是何物
 深海緘默，未敢作誓
 心虛的
 忙將沙灘殘留的足跡
 洗刷

騰飛

保齡球激烈碰撞
 然後
 衝出一條蛟龍
 上穹碧落下紅塵
 狂飆於無際領域
 不求山搖海撼
 雲翻雨覆
 獨鍾愛那份
 宇宙馳騁的豪邁
 天地吟弄的快感

■林小東

從何時起
 我和你跳進夢裡
 那會上昇的汽球
 便漸漸膨脹
 迅速昇空

美夢一場

昇得好高、好高
 我看見美麗地方
 月亮比故鄉的圓
 我把一顆心
 痴痴種下去
 樹，便盤旋而上
 傘開的綠蔭
 篩落金色陽光滿院

汽球繼續昇空
 昇到月亮旁
 我想攀上去
 走進她更圓的夢
 卻踩進夢與現實
 拔河
 總是落空的
 谷底
 碎成滴滴眼淚
 滾入
 日子嘆息聲中

25.2.2010 越南

2010年寄自越南

■杜風人

地球人球

童年原野追夢 一脚勁射
遠遠高高滾落入門的地球
是一個足球

青澀年代 青春可以拍夢可以傳
線外理想彈跳投三分的地球
是一個籃球

青壯事業為求得分 精準反拍
飛越過網而不出線的地球
是一枚網球

中年危機 臨危搶壘
還要伺機封殺 狠狠揮棒
擊出一亮麗全壘打(Home Run)的地球
是一枚棒球

夕陽無限好的邊緣人
悠閒強作腰 扭轉乾坤揮棍一擊
最後成敗看入洞的地球
是一枚高爾夫球

兄弟 你手上把玩的地球已越來越小
人生只不過是一場球賽
競逐滾蕩的全是一枚人球

管他媽的放逐逃亡偷渡移民旅遊出差
離鄉離婚 整個地球在移動
踢去投來的都是人球流亡的藉口

全球化課堂的抄襲 城鄉閭閻胡同
已被鋼筋鐵馬蹂躪被水泥湮沒
卡繆異鄉人的未來是一枚二氧化碳的氣球
他鄉故鄉只是互聯網上流傳的傳奇

流亡的孤獨酒知人球知 一九六八年

■于中

公德；工德

良心
安上了開麥拉
虎視眈眈

2/9/10 寫於休士頓

在一個殘局尚有夢的港灣
偷球的人球碼頭一脚連球帶淚踢到新加坡
從新加坡又投籃到婆羅洲
婆羅洲反拍飛越維多利亞港過網而出線
他親姐姐來接球 不放就是不放
即想起百年殖民屈辱的痛
殖民更揮棒痛擊飛落基隆港
又被封殺出局 牛若望副主教
派人來接球也不放 即想起尼采那句話
他遂用三字經狠狠破口痛罵
這個六親不認混球的祖國
因緣身上唯一身家的一紙國立大學保送書
這一枚高爾夫球終於落入高雄的愛河
入洞心中高喊 媽媽我得救了
原來真正他媽的祖國就是他的媽媽

滄海逐波衝浪 沉浮呷飲
一瓢舀滿流亡浪淚的上弦月
胸前孤線拉扯的遠帆 弦孤的地球村
他擁有整個大海 而一無所有
已沒有李白和白居易的兩白月色
也沒有余光中那條淺淺狹窄的峽鄉愁
更沒有洛夫落馬洲那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2010 開筆大吉

入夜以後
見不得人的勾當正好
進行
雖然曾經互相鄙視
為了同一目標
在暗中的我們終於聯手
向在明處的你發放
一輪又一輪的暗箭
縱使不能置你於死地
也要讓你飽嘗苦痛
讓你身敗名裂
以洩我們心頭的忌恨

只因為所應為
是以問心無愧
縱然身受惡意中傷
依然無悔
黑夜終會消沉
陽光會為你翻開
新的一頁

在暗中快樂冷笑的我
為什麼
漫漫長夜裡始終
欺騙不了自己
為了傷害對方
我已不擇手段
誇張失實造謠誣讒
甚至輸掉了誠信與人格
卻依然不能真正
快樂起來
問誰勝誰負
竟然兩敗俱傷
又聽到晨雞嘹亮啼鳴
天亮了嗎
為什麼
我還是見不到曙光
見不到照路的明燈
燦亮

2010年2月9日寄自越南

■余問耕 黑夜

■ 達文

鷹 岩

每天
和暮色一起
蠶食山腳下
一層層盆地的
是你從未擁有過的
飛翔意象

以及我
與生俱來的
悲涼

窗外的松籽

都是些童子啊
他們三三兩兩地 跳一下
就蹦向地面

濺起漣漪的風
把一個個靜止的圓心
圍成邀舞

那些樹杈還在搖晃
像敲打著天空
雲把韻律帶過地平線

天文臺

“從這裏望去
你會看到未來的”
玄學家說

“是的” 我說“很對”
把頭湊近目鏡

……逐漸陌生的身影
我的信仰
我的愛

■ 柳青青

現代人七手八腳
漫無目的地
馳騁在網路上

路是嘔心瀝血邊走邊吐的
蛛絲馬跡
衝出一度天空
貫穿另一度
天空
將自己網縛在
星羅棋佈上
欣然垂釣在
時空的長河

2010年2月25日加拿大

強 音

公寓樓
整晚的舞會
敲擊長街

最後灑出的霧
是情愛
滲不透神社

母親般的夜
終於銹蝕
進擁擠的寂寞

鄉 情

那一年
吠聲從巷口走出
夜把喞語留在三更背後

然後是一口井
天涯路上
冰涼終生

蜘蛛俠

■ 藍斯

我們這一代的雨

我聽不到你們歡朗的笑聲，
聽不到你們激昂的致詞，
又聽不到你們那一聲嘹亮的時代
的號角。——

雨消落我們頭上
雨點是淚
誰在為我們這一代哭泣不休

步履三月廿九日的泥濘
我將走過這日
我將走過這泥濘
我將走過不再英雄墓誌的路
那光輝已擱於灰塵下
殘舊年年

也許號嚮吶喊的呼聲
也許滿懷激烈的仰天長嘯
也許狀若笑容
也許悲哀。也許默然

多少生命在我們眼前殞滅
多少生命在我們身後復甦
我們這條路
是雨
你在雨中迷失
你在雨中搜尋
你堅挺著民族魂在風雨偉屹
異國的雨，好苦苦
不斷消落頭上
青春被流放到咆哮的地方
發白臉容耽守悲歡的斗室
驚惶的生命四處奔竄
而你在風雨時代中
吟唱一首低沉悲壯的歌
那年煙花好燦爛

2010.3 於波士頓重修南國舊作

■吳迪安

三把手提琴

我攜帶著我製作的這一把
卻總是揮不去半個雜音
我在山澗撿了一把
沉迷於它的純淨
我爬上了山頂
山頂上擱著厚厚的雲團
我在雲端上面演奏
我能感覺到有一個聽眾

2005, 5, 12

花的眼

故事是這樣子的：
來世你變做一朵花
你會更清楚地看見自己
除了吃飯睡覺，你很無聊
很無聊便做出更無聊的事
這樣無聊蓋著無聊，一大堆
頃刻間又化為烏有
——這是吊鐘花告訴你的
它五隻凸眼把晶瑩的凝住
它輕聲說一句：
無聊是你那世界的本相

2004, 1, 30

燒炭

少年時上山燒炭
一大袋子水，一個飯團
一天燒上兩籬筐，賣六七元
烏頭黑爪，吃了苦也高興

今晚好冷，天寒地凍
一盆炭燒在腳邊，還烤上一條香腸
一邊取暖，一邊回想：
要老是很快的！

2004, 2, 7

■冬夢

我在書架的一本剪貼簿
意外翻尋到
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
一首我們隔岸合寫的短詩

詩的文字不能說是刻骨
但已足夠讓我銘心多年
為什麼
有些些的殘缺為什麼
我在此刻才匆匆替你將空白填寫
傷惜江南每簾輕霧
隔岸箋開

夢中激情的藍亮
依然是過山過海當年久違的天空
我會牽掛荷笑
莫非你甘心傷惜雨哭

時間真的是最佳的療傷麼
那臨景那瘦愁的
有些燈火並未闌珊
為什麼相識故人
為什麼空空闊闊的遙對
為什麼彼此
不再將友情的歲月
重新燃點

2010年寄自香港

有些燈火並未闌珊

■王克難

銀色蓮

寺廟高而暗
連續古老的墓碑
沉下涼的大理石
眼中晶亮色笑容

衣裳潔白
許諾的完整
星星炸裂

他們喊叫並不尖銳
然後突然停止
轉彎從樹林大的離開

到處遊玩吧
接觸光禿的山頂

儘量遊玩吧
孩童的露珠

不需再計較
晚間新聞的角落
不需再悲傷
跟花升起

粉撲蝶

在所有的光榮裡
比彗星出現更多
山坡點點白羊
讓旁觀者看

睡著或醒著
音樂幫助敲開
在棺材形狀的生存
明亮圈子

一切不再會一樣
幾個鐘頭特殊的發生
變成大王蝶

水和風聲

哦，當我擁有了你
你的心和靈魂
你濕滑的全身
看我把你帶到一個地方——
那裏不叫天堂，也不叫愛情
那地方只聽見水和風聲

2005, 3, 4

■王露秋

高原日落

—— Alstrom Point

高原的日落充滿著蒼涼——

縷縷暗紅的雲絲，
是天空說過的可有可無的話——

時而溫婉，時而粗曠的風，
任性地將她排列組合曲解著。

越是下沉越是沁涼的日頭，
燃群山和我成深秋楓樹的顏色——

幾分鐘後，溫熱的群山
冷卻成了灰黑的炭。

朝著黯淡沉重如固體的天空
我的嘶喊得不到回聲——

最後的餘輝匆匆停在水涯，
像我沒有出口的一聲嘆息。

生命到底是寂寞的——

11/26/2008

Lake Powell 晨之片段

大地之震動始於東方
地極之外 太陽在拱土出芽

毫無準備的西邊的天宇
措手不及的 臉急紅了

婆娑的湖面生生被一艘快艇
犁成了三段翻滾的不安

從深黑到藏藍到黛灰及至清淺的
層疊的遠山在微光中如漸漸蒸發
消逝的晨夢

幾聲細細長長似有似無的雞鳴
輕易地將它們拽回到了現實

只有我的茫然我的怔忡沙粒一般
梗在這流質的晨昏交替的一刻

11/27/08

冬夜片段

冬雨淅淅澍澍的
小碎舞步履在我的屋頂
麻麻地舞在我的頭皮上——
為我狂奔的思想加了韻腳

雨歇時
頓失節律的念頭勒住了韁繩
停在一道深黑的溝壑邊緣——
不可及的夢就在對岸

12/25/08 聖誕凌晨

Death Valley 途中 聽揚琴

塤的前奏乃是遠古傳來的嗚咽
悲愴的顫音凝成車窗外
若隱若現的山丘一抹

揚琴激越悠揚地切入
琴竹跳躍於耳鼓之上
一蓬蓬米色的風滾草舞入視線

細雪薄薄地搓在全裸的山陵上
皺出山陰清晰的綿綿脈絡
皺出一天一地的蒼茫

悠悠的音符敲擊著無比的輕

極目之處有一大片乾涸的河床
較之肌膚較之雪更白
那應是雲的骸骨水的魂魄

揚琴漸止於寂寂清冽的水音

02/21/2009

■木石心

想起你的時候

想起你的時候
人群消失了
河水泱泱

稻 香

冬天也許和別人無關
家鄉的黑夜流不盡的漫長
點起燈 父親綿長的煙圈
稻田裏一片枯黃

北方與麥子有關
南方，祖輩們習慣了秧苗，水稻
黃色的稻殼，白色的果實，香氣的河
碾坊從早到晚轟轟響著
曬穀場上
母親與太陽用盡了一天的力量

鐮刀形的月
收割著我的睡眠
母親，祖母，老祖母
這個秘密從月亮的子宮裏流傳
“不要用手指著月亮娘娘，
她會把你花瓣兒的耳朵收藏”

回憶糧食
讓漂浮的身體打回到大地
體內有一片荒涼的原野
親人們老去 族人們老去
那條長長的隊伍
我們要守口如瓶

今夜，我會告訴月亮
隊伍裏，我們成為駱駝，成為獅子
成為最初你懷中的嬰兒

2010年寄自香港

■千瀑

拯救詩人

——由“2012”想起

事發時我剛好若無其事地刷牙
來不及漱口便接到
求救的訊號，電話鈴鈴作響
夾帶著暴風與雷鳴。震央
起自客廳——
熒幕上，64 萬年一場災難
已經開始
據說只有少數人才能得救
他們是諾亞的高貴族裔
在揀選和被揀選之間，我不知道
上面，那一尊，俯視的
神，無論坐在左邊或右邊
如果一定要拯救
拜託，拯救詩人吧

他們設計周密，以
比創世紀更堅硬的鋼鐵
鑄造方舟
可以浴火重生，可以洪濤脫險
可以，在地裂山崩中遠航
向大水過後，一個
安全的港口。他們用黑鷹空運
牲畜，公一隻母一隻
按照舊約章節實行所謂公義
一批一批接走，那些
繼續開發地球的科學家野心家
不斷欺詐的政客和商賈——
如果一定要拯救
拜託，拯救詩人吧

比起大象，長頸鹿，熊貓；比起
一切珍禽異獸
詩人啊是太少太少了
比起商人，政客，和越來越多的士兵
他們也越來越少
李白在唐朝月色中醉酒
早已經不在了

■麥田

我願意

椿樹做的梳粧檯，床
我願意用我的身體替代它
用身體照亮你疲憊的臉龐
也照亮我們
幸福的家人

灶臺上金屬的鍋碗瓢盆，米和麵
我願意用我的身體和思想去填滿你
用浮沉一樣的思想
擦拭你沉重而冰冷的
空間，我願意

2010 年寄自雲南

杜甫也是李商隱也是
但丁，歌德，莎士比亞
還有泰戈爾，葉慈，艾略特
無不大江東去浪淘盡
聽說紀弦吟罷“年方九十”
匆匆又九十七了。控訴完一支煙
的余光中，不也八十有二麼？
自從北島遠走海子臥軌而周夢蝶
許久許久已不賣書不守墓
不久前又死了康尼茲剩下
洛夫在午夜鼾聲的唐人街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
的獨醒。我們的詩人啊早已
東零西落，紛紛吹入
尋常百姓更尋常的羅網
或博客招安，或 e 海浮沉
所以如果祢還在俯視，喂，上面
最善的一尊，如果一定要拯救
拜託，拯救詩人吧

因為除了詩人
除了這些所剩無幾的柔弱的心
我不知道還有誰更愛
這個
百孔千瘡的地球？

2010 年三月四日

比 重

■輕鳴

滿城漢墓
王侯的金縷玉衣

黃山雲峰
挑夫的顫動身影

枯死的建木*

垂垂，日頭
臉上的黑斑直下銀河
砸出漩渦連串
老天的口氣實在太重
山峰壓成海溝
沉溺不起
枯死的不是大麻
而是童心的建木
縱使飄飄，飛上了月球
也聽不到嫦娥清越的影動
也看不見蟾蜍高亮的鳴聲

*建木，中國古代神話中通天的神樹。

樹上的美人魚

赤裸的肌體滑膩冷酷
蛇一般地纏繞著粗壯挺拔的扶桑
指尖摳進樹干，滴答滴答
順著手臂，血，喧鬧地流到鼠蹊
被烈日暴晒過的的膚色泛著磷光
痴迷的瞳仁幽綠，穿透黑夜重重的綿綿
急切地尋找浩瀚的渺茫
“讓我回去” “回去” “回去”……
誘惑、顫抖、哀怨、淒厲的歌喉
帶著暗礁暗藏的快慰
帶著殘骸殘破的沉醉
高遠的天庭，回環回蕩沖擊沖撞
“要想重返水下，永遠不得出聲！”
美人魚絕望地閉上了雙眼
朱唇一張，璀璨的紅噴薄而出
像朝霞又像落日的餘暉
丁丁嚶嚶作響



中國國土資源詩群小輯

◎章治萍 組稿

中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是全國國土資源系統內作家、詩人自願申請加入而組成的文學團體，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團體會員，現任主席是著名詩人常江。該協會下設有詩歌專業委員會，除開辦有“中國國土資源作家網”外，還辦有《國土資源文學》雜誌。

——章治萍

接受著
萬山的朝拜
也把自己
放入了
眾生的瞳仁
行動
被永遠凝固

讓我回到了以前的那段時光

吹口琴的那個年代
人們沒有太多的慾望
只求三餐中多一些細糧
和吃午飯時能聽到《紅岩》
並享受著冬日溫暖的太陽

■胡紅拴

(作者係中國國土資源作協副主席)

岡巴拉遐思

驕日下
我站在岡巴拉
高原的清風
打開了
我心靈的話匣
藍天下的白雲
如自家的窗簾幕布
撥開雲彩
我可以與蒼天對話
抓一把
雅魯藏布的情話雨絲
澎湃的心血
可染紅
長天雲霞
羊卓雍錯的俏臉
是大山呈現的微笑
喃喃的情語
推高著
雄壯的喜馬拉雅

■華野

上海留情

春雨，飄灑在申城的濕地
而我乾旱的北方
田野卻沒有一滴雨
返青的莊稼奄奄一息

帶著對上海溫情的回憶
帶著對昨日繁華的印記
我在這綿綿的細雨中
又一次回到了
你久別的懷抱裏

這 還是當年的那條路
只是我心中的路標早以拭去
你 還是當年那牽掛的人
只是兩腮已沒了胭脂的痕跡

前塵落地 新葉正綠
遙見黃浦江水緩緩東去
告別親人 縱有千般情思
車票含淚 臉帶笑意

此刻 一曲口琴獨奏舒緩悠揚
像一個娓娓道來的愛情故事
給人無限美好的遐想
鄰家大姐姐這時便默默凝視遠方
我不知她的心已被琴聲掠走
一直帶到個無人的地方
取出小鏡子 暗自欣賞嬌羞的臉龐

突然 琴聲戛然而止
我回頭一望
原來是你
我的朋友
拿一個新的重音口琴來訪
我趕忙翻出自己的貝司口琴
與你合一曲《友誼地久天長》

(作者單位：中國煤炭地質局《中煤地質報》社)

■劉將成

月光下一個人用石頭取暖

黑暗從山腳下潮水一般向山頂湧來
在夜色抹去遠山之前，環視綿延的山巒
蒼茫迅速隱退。溪水，一個晶瑩的名詞
在黑暗中演變成最生動的動詞
不急不緩，像一個山民走在亂石中

嶂石岩玉皇廟

將神社
紮根在山巔的胸腹
枷鎖捆綁了自由
儘管

舊口琴懷想

你拿來的舊口琴

氣溫急劇下降。一個當凌絕頂的人
或者一個誤入歧途的人，此刻只有寒冷是
最真實的。月亮呈現，內心的遼闊呈現
一塊石頭在月光下盤腿打坐
一個人在月光下用石頭取暖

月夜，一個人由 複雜到簡單

群山環抱。佇立在夜的中央
我努力向綿延的大山學習
隱去所有的細節，只留一個簡單的
輪廓，讓夜變得簡潔、寧靜

風歸隱，蟄伏在樹的根部
我不知道月亮是旁觀者還是偷窺者
我的視線在兩座山峰間
與月亮的目光糾結在一起

月亮上升很快，我像一條
掛在鉤子上的鹹魚，掏空所有心事
一片雲輕易割斷視線上的結
溪水彷彿就是那根飄落的線，難覓蹤影

沒有蟲鳴，也沒有螢火
溪水把山林、石頭和我的軀體
穿成一串珠鏈掛在山的脖子上
夜安寧，石頭安詳，一個人開始
由複雜變得簡單

（作者單位：湖北省監利縣國土資源局）

■ 陋岩

憂鬱的四合院

雪蓋著院 塵封著窗
一座座四合院
依稀含著溫暖的氣息

雞窩還在 狗棚依舊
那熟悉的鄉音

凝固成了無言的傷心
炊煙飄香 人煙蕪蕪
十幾年前 這裏盛產五穀
盛產濃得化不開的親情
這是在舊街鄉的虎峪村
在血脈相連的院落中
我的雙腳好像生出了根鬚

陽光下的草雞

黑洞 黃的 白的……
幾隻草雞臥在陽光下
讓我想起當年曬太陽的外婆

拉著兒子的小手
看望這些漂亮的親戚
一聲雞鳴 賽過歌星

喊聲哥哥 呼聲妹妹
原生態的聲音
吉祥健康 悅耳動聽

兒子只見過盤子裏的燒雞
穿衣服的雞公雞婆
撐圓了他小小的眼睛

（作者單位：山西省陽泉市《陽泉
礦區報》社）

■ 付廷紅

老漁民的故事

你說錨是漁民的命根
一隻錨能救十條命
你說錨纜須有三百拖
再繫上兩個石磨盤
就可抵抗九級大風
在汪洋上掙扎三天三夜
巨浪超出了屋脊

你仍說，“沒事”
你是海的兒子
你的生命與海連為一體
你從海中歸來
深刻的皺紋是風波的縮影
滿頭的白髮是浪花的凝聚

（作者單位：山東省第四地質礦產
勘查院）

■ 趙漢成

我和我的吉他

我和我的吉他沉默太久了
我和我的吉他聲音啞啞
這些年 我和我的吉他沒有參與爭論
也沒有向誰發出指令
所有的演唱會 我們都缺席了

但是在民間 我用我的吉他
為民歌手伴奏
我用我帶血的喉嚨
為母親、麥子和村莊歌唱
在這過程中
我淚流滿面
我的吉他也淚流滿面

民間的花香很乾淨
民間的月光很乾淨
民間的語言也很乾淨
鄉土詩以民謠的節奏
傳達詩的本質和
眾生的渴望

我 一個民歌手
赤足走在田埂上
用方言的詩句 吟哦
我心深處美麗的感傷
我的吉他為我低沉伴奏

（作者單位：雲南省普洱市國土資
源局）

■ 菡 淤

春 天

冬眠的青蛙
總是被母親挑糞的步履驚醒
桃花汛提前到來
流經我的夢境

嬌秀的花生走出深閨
蓋上大紅大紫的頭帕
坐上手掌窩成的大花轎
在蜜蜂吹吹打打的喜樂中
與土地結為連理

穀子們咧開嘴巴
高舉粉嘟嘟的接力棒
揮手之間
從木盆出發
進入繁衍生息的跑道

此時此刻
為擋阻我望鄉的視線
母親用油菜花織成一面簾子
掛在城鄉相鄰的古榕前面

細雨如粉時
仍見蓑衣將一尊背影放大
汗珠如串時
又是那條黑白難辨的圍裙
在替我盡孝

桃花辭

春天是我讀你的季節
讀你用粉臉綻成的花瓣
讀你留在桃園的氣息

今天，又一輪四季送我步過棧橋
倚船欄隻身西渡
依稀見你在對岸的碼頭招手相迎
我豈敢抱怨時間無情

船老了 水瘦了
桃花尚識探花人

置身桃林深處
花笑人癡還如當年
卻東風無力挽住舊景

咸霧濛濛襲眼時
俯身檢點枝頭落紅
方知春色難留情易老

(作者單位：江西省贛縣國土資源局)

■ 李 景

一棵飛翔的樹

夜晚 走失的羊群
幽靈一般飄蕩在河谷
風和牧羊人的鞭子
……回聲震盪著穹窿

起先飛起的是塵土
繼而是絮毛 熒火星
最後是梗邊的雜草
和被驚擾的紛亂的鳥

那被連根拔起的樹
紅的樹 丟掉帽子和鞋
張開雙臂 迎著河流
發著血的光 撲向黎明

(作者單位：甘肅省張家川縣國土資源局)

■ 賀 斌

夜醉秦淮

當嚮往
還只是一個夢
我便開始醞釀
走進秦淮的一絲妄念
古樸典雅的秦淮人家

依水而居
怡然自得
把生活詮釋成雋永的詩
流淌在古老的竹簡上

秀美的秦淮
把每個日子都滋養得
溫潤而飽滿
就連月亮也多情起來
笑盈盈地
在河面上留連
激起層層漣漪
醉成了
少女柔美的笑靨

寒風吹皺了水面
把懷春的少女
撩撥得思緒飛揚
風雅的情調
勾勒出
屬於自己的天堂
日復一日
盡興且妄情
徜徉在夢裏水鄉
枕著甘醇的夢幻
構思一個
波光激盪的景致

當暗夜降臨
秦淮河上
水光映月
羞羞答答
岸邊
燈火闌珊
依著佳人倒映水中
恰似戀人多情的香吻
卿卿我我
密意甜言
把夜幕下的秦淮
氤氳成一道迷人的
——風景

(作者單位：河南省義馬市國土資源局)

■楊玉貴

格根塔拉草原 的陽光

七月的風
彷彿是我心中會飛的音符
一種力量在馬背上無法抵禦

我的思緒不敢到雲外盤旋
格根塔拉的上空
到處繫著成吉思汗的鞭子

敖包

多少踏雲的石頭
讓一生的幸與不幸
磨去了稜角之後
壘成這座沉默的神聖

(作者單位：江蘇省興化市大垛
國土資源所)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章治萍

多巴之夜

沒有路燈的街道成為我們闡述的方式
從北至南的丈量沒有擬定主題
隨意而安的詩蟄伏在黑色之中
偶爾閃過的車燈掃描著小鎮的脾性
不論是正面駛來，還是背面而去
他們抵達的地方與我們無關。今夜
我們屬於多巴，屬於黑暗中的躁動

過橋

的確是一座獨木橋，過橋的人十分有限
並且已經並不時尚。顯然，我
從未在意這座橋
這橋卻成為我的摯愛，幸福或痛苦
從未在意過我的態度，如同我的態度
從未在意過這橋的生與死！包括橋上
一意孤行的螻蟻，和橋下吞噬的洪水
總之在北京傳來喜訊的下午，我
在餃子館
細細地品味著獨一無二的榮耀，或負擔

週末轉一個紅燈

一個漫長的禮拜，銜接
一個更加漫長的週末
在一個紅燈的轉彎處，金屬
在橡膠的托舉下輾壓著城市
而肉體只能在橡膠的承載下
學會走路。或者運輸自己
在紅燈出現之前
或許能夠抵押並宰割

(作者單位：青海煤炭地質局)

■朱鎮西

柳條人

咆哮的獸充滿了房屋
——《聖經·彌賽亞》

他們來了
一桶墨倒了進來
我房中
炸開一個黑洞

你一走進花園
罪責就與你相連
——這是判決

千百個腳步
踏過母胎
人哭泣
咒語照亮荊棘
我聽見碎瓷碰撞

水退了
——綁住我的手和腳
沙灘上豎起一個柳條人

擊大鼓
吹大螺
燃大炬火

藍色 紫色 紅色的花瓣
一片片降落

人
在歡歌

2010年寄自湖南

■嚴力

威爾士

現代都市人
在兩種生活之間乘坐著飛機
不久前
嚴力到過英國威爾士的鄉間
發現那裏的羊群
一覺接一覺地睡著
草則勤奮地一寸寸地
直接長進了它們的嘴中

威爾士的鄉間鑲嵌著不少城堡
有的繼續生長有的繼續枯萎
生長和枯萎都有為之感歎的歷史
而古代繁衍下來的人們
一如既往地喝著城堡周圍的啤酒
廚師們則輕鬆地用以前的菜式
安慰著現代人的食慾
鄉間
有著繼續翠綠的繁榮

威爾士某個詩獎為了經得起風浪
是在2008年的一條船上宣佈的
馬達聲中全是女詩人的聲音啊
她們握著信封裏的獎金
臉上充滿了繼續用母愛出航的情懷
威爾士還有一個男性詩人
多年之前被按在紐約的巨掌之下
心臟裏溢出來的威士卡
被命名為狄蘭湯瑪斯
他曾比西部牛仔更快地
從跨間拔出了詩
擊中過摩登世界的瓶蓋
但還是喝不過工業文明的殘酷

在威爾士
嚴力有個很懸崖的想法
也許那個叫做馬蹄鐵的酒屋

■岡居木

等頭髮花白

你送我一瓶染髮水
讓我的頭髮保持烏黑
因為你的這一舉動
我改變了主意
我想與那瓶染髮水廝守
等頭髮花白

羨慕

騎電動車的女郎
一雙紅色高跟鞋
把車輪蹬得飛快
她故意不用電動
她捨得力氣，她捨不得電
就這樣，她帶著電
從我眼前經過
她不知道，我是多麼羨慕
那幸福的電

2010年寄自山東

就是為心靈中還有峭壁的人準備的
儘管他只想閃電那樣走了一次
卻以上癮的姿態把裝滿了海風的杯子
打包運回了中國的上海

所以你看
雖然通航在兩種生活之間
但從車間裏製造出來的物件
離天然而成的脈搏越來越遠
電器產品的依賴者
譬如嚴力
雖然不斷散發出
用綠草來充電的感慨
但已搬不開
異化在都市裡的機體

■馮冬

四季歌

——給谷里果

春天
我手持青青的樹枝
在十字路口等待
我的愛人她一定提著塑膠袋
剛從超市出來她一定
忘了買鹽和韭菜

夏天
我抱著吉他來到青草地上
蟋蟀刺痛我的屁股但我
還是堅持唱完了
最後的歌夕陽西下我的愛人
騎著自行車她的長髮
被一棵樹纏住了

秋天
我撫摸落葉彷彿那是一艘船
我想去很遠的地方
落日時我渴望看見大海和鯨魚
晚餐的時候我的喉嚨一定
被魚刺卡住我的愛人她
手持鑷子進入我的喉嚨

冬天
大雪紛飛我那兒也不能去了
坐在窗下讀中世紀的詩
我總是夢見咆哮的瀑布和
水上的那個女孩還有風車
我說我累了我的愛人
一句話也不說就鋪好了床
她的手是那樣的安詳

2010年寄自南京

■ 夏野

盛開的水仙花

一池絕望的死水，不是鮮花的家園；
醜惡開墾的沃土，只見果實的腐爛。

——題記

美國發行的
紀念中國虎年郵票——
“盛開的水仙花”
香醇的內在魅力和氣韻
笑靨無限無疆仿若冰糖葫蘆
從——這裡——從——那裡
都屬於我的
甜蜜永在永不消弭

爆炸
衝愛你的人微笑
烽火
又燃起誘人的鬼魂
傷口
賦予生命一種純粹反省
無形成有影：
你的愛我的愛——我的愛你的愛

這力量——
悄然隱藏在渴望中
這力量——
涓然涉想在回憶中
這力量——
毅然堅強在冰凍中
你，很懂得光明與黑暗
這條永無止境的崎嶇之路

虎年郵票撲捉耿耿孤憤
愛與愛中伸展寒冷憂怒
我卻尋到了你——
這就是你豐滿絢麗的心房
呻吟嗎？
——不遲疑不顫抖不徬徨

向低處流
水謙遜向低處流

這生命之流
出水隨彎
千迴百轉迴環山谷
依順堤岸
隱著韌性的哲思

樂於助人，不用回報
可細細吸吮，也可大口大口痛飲
用根也可，用嘴也可

石頭傲慢，以為
水軟弱無能
故意絆它一下
水就痛得掀起小浪起起幾下

啊，弱水三千
三千弱水三千弱
見飛禽走獸冷得瑟縮了
三千齊齊強硬起來，把
嚴寒緊緊攥握在冰裡

面對巨大的礁石
水躍起十丈驚濤如馬躍起前蹄
踐踏而過
奮蹄萬里

2010年紐約

一如一朵浮雲
在狂風中點燃心靈的燈籠

多雪的春天——多雪多雪多雪……
雪白了百花鬥艷的暝眩
天涯春滯一語成讖誰能？
我啊！捧著盛開的你騰空飛躍……

2010年2月20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 彭國全 水

■ 榮惠倫

柳英笛姐鉅著『藝文 薈萃』付梓叫座無比

——隱題賀詩

柳絮春陽
英子風髻雲鬢
笛自紅袖凌飛
姐姐一首小令是一幅丹青
鉅細披靡
著力或暝思或隱喻或意境
藝事高致
文采流動
蒼吟蔚兮
萃拔了三更燈火
付托煙墨
梓里相濡以沫
叫好擊掌酬唱
座上賀客皆鴻儒
無酒也心醉
比美唐宋登臨

2010.3.13 敬賀於芝加哥

■ 文錦寧

年

毋怪遠古以來人們傳說
你，端的好比一頭
獸
每次出現，便噬掉芸芸眾生
可貴的一歲

說不定的匆匆
幾十回之間
人，遇見你於流轉的光景
被你毫不留情
噬掉一生

唯歷史顯明
是你踏過，踩下
永遠永遠抹不掉的
足跡

那些足跡，才使人驚覺
生命的
可貴

■ 包苞

在憂傷

一個人的憂傷有多深
她獨自坐著
夜色升起

一個人的憂傷有多深
她低頭走著
眾人經過

一個人的憂傷有多深
沉重的卷閘門，次第落下
煙花升起

一個人的憂傷
是你走近時，傍晚空落的城池
陷入了內心的蒼涼

停電遐想

借助燈光的梯子
夜晚能爬多高
似乎已經到了盡頭
星星卻還是那麼遙遠

天空沒有庭院
沒有安放一隻茶杯的幾子
音樂和霓虹都氣喘吁吁

高處相逢，需要握手嗎
害怕洩露內心，就簡單地打個招呼
揮一揮手，向星光也向燈光

這一切多像一個假相
燈光猝然消失
天空卻沒有倒塌的痕跡
甚至沒有尖叫和痛苦的呻吟

■ 心水

如是我聞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方水土孕育著人類
切磋琢磨學習後漸漸成長
有艱困的經歷始能成
為頂天立地的英雄
法蘭西拿破崙是代表人物

如有誠實而坦蕩的胸襟
夢裏不知身是客
幻境中無妨自編自導
泡沫破裂前總會顯現
影像如畫美麗和鮮艷的風景

如果今生就是前世的寫照
露珠終會在晨曦裏消融
亦或都是虛無飄渺
如鏡花水月般在
電閃中剎那幻滅

應有盡有的十里紅塵
作客他鄉是真也似幻
如果來世便是今生的延續
是苦亦樂的雜陳五味
觀照本心時終悟生命即無常

後誌：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敬錄四句偈作隱題詩，詩意非經意，另有演繹。

2009年仲春於墨爾本

也許，看到的都是假相
電停了，大地依舊寂然，除了蟲吟
還是蟲吟
風吹動，像夢的碎片

2009.9.14 甘肅

■ 桑克

冬天的聖母 安息教堂

電影中的冬天，不僅骯髒，
而且讓人寒心。冬天是不能
公開的，猶如一個人的孤獨，
猶如雪中的聖母安息教堂。

文化公園西門之內的教堂，
葡萄葉果，或者落光，或者
被管理員摘淨。連最高處的
也不例外。餘梗彷彿纜繩

捆著彷彿一艘戰艦的教堂。
或者一個比例失調的女人，
想著紅星墓園中零散的骨灰，
紅黃的普照寺地基下的死者。

歷史的風息吹過不同的待遇。
沒人計較這個。死者沒有一
個親戚。官方哀悼也沒有。
夜夜梵唱算是給他們的吧。

聖母安息教堂沒有一個神父
或者司祭，也沒有一個人。
熱帶魚或者蝴蝶曾經居留，
而今常住的則是耀眼的灰塵。

現在只是十一月，冬天只是
序幕。我不悲哀，我冷漠地
望著落雪，不知道為什麼
吹滅猶如教堂尖頂的蠟燭。

而教堂不會熄滅，哪怕只剩
一個空殼。摩天輪的燈代替
它亮著。黑暗又是代替誰
像豆油漂浮在黑夜的水面？

2008.11.30.18:25 哈爾濱

■小海

追問

仇恨來自春和夏
來自鐵錘上的鐵鏽
像頭頂上的雪
來自躺下的回聲、共鳴

如果不是來自空靈的塵土
就是來自敬禮和愛

秋日

唯一高過古鎮的是自來水塔
一對灰鴿子在那兒生兒育女

在你身邊滾動的是石頭
還有搖動的樹枝
猛烈搖動的：是枯樹枝

燈光師

——送涂畫

涂畫問
劇場的風
是從哪里吹進來的
從後臺
也從前臺
因為大幕的關係
燈光師很重要
比如我們與演員很近
一動不動
打在田野和客廳
其實還是老地方
（燈光）就有不同的區別
走進幕間
記下的距離
第一次
和中間的穿插
以及半場

風雨交加時
改換旗幟
交接了歷史
以人的意志
創造明天更好的迷思
因此五年鍛煉
只是牛刀下一碟小菜
請君嚐試 五柳蒼魚
茶餘飯後
再紛紛談論所謂民主政治
甚麼經濟消沉社會抗議
增值與投資
士氣和一個國際城市
這般如此
幸有飛龍要展翅
表現著五彩神姿
北望京華，企盼多多支持
可憐孤燈一人
為何抱著信心滿滿夜夜眠遲
縱然深思熟慮
還說不出幾許心事
倒白了眉毛也白了髮絲
唉！怎麼辦？
好抵受生命中
不易肩承的擔子
怪莫怪，聖人的意旨
老愛喜歡轉移
一似那三日三變的紅荔枝！

2002年夏日，老友來電閒談，語及五年光景，因此此篇記所聞見云云。陳寅恪先生釋證錢柳因緣詩，謂有古典亦有今典，可容細察也。

不得不轉換
和我想的一樣
借來的人生
跟借錢不一樣
燈光暗淡了，表示
在劇中殺掉的孩子
（可是不能隨便殺人）
再不用歸還

2009年寄自蘇州

■振嵐

五行無礙或亢龍有悔

■林忠成

開關

她們有時偷跑到後山
把什麼東西埋在樹下

巡夜老師聽到一種聲音
來自泥土深處
通往主幹 消失在大大小小的葉子內

啪地往黑暗深處扔一塊石子
彈回來一陣輕輕的呻吟

“發育，也是我們的的作業
老師你怎麼佈置得這麼多呢？
讓我們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老師被一句唐詩拌在教室門口
“口渴時，不能喝太多水”

每天深夜 後操場瀰漫著嗆鼻的
新鮮土味

空氣中的井越來越多
井底之蛙越來越吵人

女生找到老師：“你能不能
給我們的發育裝一個開關？
控制一下溫度、流量？
溢出來時啪的關掉它”

後來 開關也控制不住洶湧的形勢
直接從宿舍裝管子
密密麻麻通往後山
你現在明白了為什麼
後山的花開得這麼淫蕩

2009年寄自福建

■陳銘華

西藏 11 問 (附圖)

1. 制服筆挺漂亮的列車員說
這就是長江之源
我颯然站起
一朵害羞的雲
剎時溜進了列車
不知哪節車廂的哪個角落
2. 要下雨的長天已下過了
要靠站的特快已靠過了
要來的人怎麼還不來
3. 往生或往死
順時鐘或逆時鐘地轉
那結果不也是一樣的嗎
4. 在左後方天台上為人民服務的大
標語和解放軍的注視下，我面前
印式、尼泊爾式、藏式的菜單，
能選擇一些什麼
5. 犛牛可賣 羚羊可賣 風景可賣
但生活可不可以賣
6. 閃著金光的廟宇們
朝朝看著這般子民思索
虔誠難道錯了嗎
7. 虔誠難道錯了嗎
答辯捧喝間誰立地頓悟

■寒山石

鳥鳴是樓群中 的一枚鐵釘

從山中 我檢回
一聲
清脆的鳥鳴
連夜把它
寫成詩
夾入書中

醒來 卻發現
它變成了
一枚鐵釘
如同鋼筋 嵌在這
密不透風的
樓群中

8. 香火透不過氣，油燈僅照得見犛
牛的靈魂，佛像龐然而空間狹窄
，一把糌粑一瓢飲就能參透生死
9. 剝皮 割肉 挫骨
非如此不足以反哺天地
10. 詩人的帽簷靠在珠穆朗瑪峰的肩
頭問：距離真的是一種美
11. 所有的疑問莫不是都湮沒在美麗
的湖水裡

2009年8月

*附圖見網路版。

■劉波

棄絕的劍道

一劍在手
心劍合一
蓄閃電的寒光

我歷經次次死生
剛落地就臉刻風霜
搏殺是男人的祖傳飯碗
劈刀，穿刺習氣與宿命

從來如此
註定著中招，接著
反戈一擊
劍氣化虛還神
在浮雲的深淵上
從枯樹倒掛的懸崖邊
一劍封喉
是我選擇或死或生的秘密

北辰一道流
神道無念流
念記一切技巧
劍道即是見到
出手才是成道

一劍輕安
萬物在心
盡棄敝履風華
赦免死亡
永遠的感傷和喜悅

癡情永愛
狂心頓歇
震耳的棄絕劃出一場海嘯

2010年記於松下政經塾

■李雲楓

有些花依然開著

有些花依然開著
蝴蝶蘭、玫瑰，以及一些閃亮的石頭
有些花從來沒有名字，只有顏色
和一點光澤
一些枝條向四周伸開
一些根埋的很深，可以穿入冬眠中蛇的夢境
而天空垂的很低，像濃重的眉毛
這是還未下雪的冬天
在北方，這個地方彷彿從未存在
而我在這裏出生，和那些植物一起生長
從這裏可以看到海，聽到魚的聲音
可以聞到海水的潮濕
在那裏有些珊瑚是紅色的，有些是白色的
有些水草柔軟得像頭髮
有些根可以遠遠地到達那裏，在海底游動
從這裏看到海，清晰得如同謊言
沒有人相信它的存在，像這個地方
花可以開到大雪降臨的時候
那時，有些花會改變自己的顏色
有些魚會從海中游出
我在這裏出生，只看到過一場雪
我可以聽到植物發出的聲音
像瀕死時的囁語，冰冷、易碎
那些雪出現的很慢，從地下浮起
有些花隨著飛起來
有些花在融化
那些飛起的是白色的
那些融化的是透明的
我只看到過這一場雪，那是在晚上
我可以聽到遠方海水的嘶鳴
可以看到閃著螢光的魚從空中游過
看到無數的眼睛在大雪中漂浮
我只看到過這一次，像我的出生
像這個地方，似乎從未存在
而有些花依然開著
蝴蝶蘭、玫瑰，以及一些閃亮的石頭

2010年寄自北京

■阿北

睡覺

很多腳步在不停地奔跑
朝不同的方向
這與我無關
我的眼睛已拒絕世界

把你記在心底

把你記在心底
你的一生是飄落的一枚樹葉
你的一笑是永恆的黎明
一顆種子埋藏在原野
我迷戀河流的歌唱
你臨水洗衣
把一片天空洗乾淨
倘若風兒落下一滴眼淚
那眼淚飄飛在浮雲中
請記住這心底的秘密
——那是我思念的微笑

離開

當我愛你如同愛我自己
花喜鵲已有一段時間
沒有叫醒黎明了
許多人還要奔跑，還要
把腳步對著太陽
……
在又一個黎明之前
讓我做一隻燃燒的花喜鵲
即便只鳴叫
兩聲或者一聲

2009年寄自深圳

致一棵開花的梨樹

◎詹姆斯·賴特

◎木石心 譯

美麗天然的梨花
你是如此潔白剔透
亭亭玉立
掩映在星光薄霧裏
完美而不可及
使我欣羨不已
你若能傾聽
我會將人世的一切訴盡

茫茫雪景裏
我曾遇見一位老人
他有著銀白色的胡須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上
他站立著輕撫我的臉龐
請把這潔白的花朵給我吧
你要什麼都可以

我既驚且怕
兩人擦身而過，各自逃離
在這寒冬裏
我們低著頭循著自己的路
美麗天然的梨花
你怎會為這樣蒼老絕望的人
而擔憂煩擾
死神即將造訪於他
他會渴求所有的美好
即使冒著警察的嘲諷
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的拳頭
領他到暗處
毆打他也只為了取樂而已

年輕的樹木
除了美麗與清晨的露水
你無所拘束
而我，身體裏濃稠如夜的血將我拉墜
與我的兄弟一起

散文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出現後才輸入中國的舶來品。它一向不為華夏詩壇所重，散文詩的寫作寥若晨星。近十數年來，旅美詩人鄭秀陶大力提倡散文詩，尤其注重散文詩的理論建設。他把《世說新語》中的精彩故事奉為散文詩圭臬，這使人悟到散文與詩之間的區別僅只在於美的含金量多寡。

埃茲拉·龐德由莎士比亞那並非名言的詩句“黎明裹著絳紅色的斗篷”發現，畫無法描繪這樣的景，遑論繁富的詩境了。那麼音樂呢？我繼續思索，音樂只能提供縱人想像其含義，卻難以表於一是的非理性組合。於是人們應該開始明白，就藝術效果而論，詩是言述不可言述之美。

有一種淒涼美，屬於歸宿無著的孤獨者，與直接表現對象相反，陳銘華的散文詩〈和雀鳥無關〉以烘雲托月法暗示，妙不可言：

第一隻早起的鳥在樹上叫，第二隻早起的鳥又在樹上叫，到第三隻不算起得怎麼早的鳥跟著在樹上叫的時候，一個人推開了他身邊的“黃鶯兒”伸頭出夢來大叫

金昌緒遠去，倉頡帶著噪音回來

從詩中人擁眠“黃鶯兒”獲知，前三句中的“鳥”隱喻人，作為“鳥”之歸宿的“樹”隱喻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詩中人喪失了人生憑藉，無所依歸，沉溺於自我編織的迷夢遣度時光，而詩只搭出一塊待讀者踏出橋外路的橋板，那是一幅象徵畫：“鳥叫黎明人叫夢”。鳥叫出天光破曉，詩中人只叫得出有字天義的噪音（“倉頡”）；鳥叫出動人的歌吟，詩中人只叫得出夢囈，連俗曲（“金昌緒”）都不是，人不如鳥。

女性美也同樣是妙不可言。陳銘華的情詩〈樹猶如此〉獻給其鍾愛的女子，卻從對面寫來，使她作規勸語而自剖情懷，詩情蘊藉而雋永：

我不可能再成為別的事物了

別再伐木，好麼？木房子、木傢俱、木屐、木纖維衣物……所有溫潤、舒適、熨貼的這些感覺我也可以給你

當你認為我是一棵樹的時候，我便是那一棵樹了

詩中女自比於樹。她以樹自命，也能做到一棵樹而滿足。她的自我定位語“我不可能再成為別的事物了”尚有可供玩索的其他含義，諸如貞靜自守、正直務本、耐風霜而榮發等等。深恐所愛情移的告懇“別再伐木，好麼？”所領起的詩的第二自然段，大可想見兩情纏綿下的旖旎風光。“當你認為我是一棵樹的時候，我便是那一棵樹了”表了她對於良人全情奉獻全心倚賴全力按照他的心意打造“那一棵樹”的專注，說不盡的恩恩愛愛。

〈樹猶如此〉典出《世說新語》：大將軍桓溫百戰歸來，看見少時所植之樹已經長成大樹，不禁感慨系之，說：“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樹猶如此〉的詩中女無私奉獻中也有自矜自重意。陳銘華的另一首情詩〈人面不知何處去〉，詩題出自唐人崔護的一首七絕：“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寫的是桃花作證的相思。而〈人面不知何處去〉一詩，別具纏綿迷茫之美，妙不可言，亦足引動編久互遠的惆悵：

午後三時，穿過一些會和不會唱歌的樹，我又來到了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內那座頗具特色的圖書館。一條穿上絲襪的蛇適時地，從草叢中的腳跟處緩緩游向開滿鮮花的大腿上方。雲朵聚完又散，樂園失去又回來。此刻任憑多燦爛的笑容，也被屋頂上那一塊塊熱愛陽光的精靈吸食了去

一雙高跟鞋茫茫獨對漸漸暗淡下來的天空

“適時地”這三個字點亮一盞燈，照出舊地重遊的心事。僥天之倖，果然重逢舊愛：“一條穿上絲襪的蛇適時地，從草叢中的腳跟處緩緩游向開滿鮮花的大腿上方。”“蛇”喻出舊愛陡入眼簾大愜吾懷目不暇接之急景。“蛇”聯合下文“樂園”暗示她是主述者“我”的夏娃——初戀情人。“我”與“蛇”雲聚雲散，神秘的曇花一現。詩美在也妙在“蛇”“我”神會正在向高潮緩緩游去之際，“開滿鮮花”阻隔了“大腿上方”，烏雲又熄滅舞台上的燈盞，也吸盡“我”的笑容。天比沉痛的惆悵化為一雙高跟鞋“茫茫獨對”漸漸暗淡下來的天空與心空。

崔護寫了搖曳的惆悵，相思的搖曳；陳銘華寫了冰凝的惆悵，相思的冰凝。

與以上三首收輯於同一詩集《防腐劑》的〈破鏡〉一詩，呈示不可言述的繁富的悲愴美，堪稱扛鼎之作：

案件發生後的第七天晚上，她輕飄飄地回到現場，不是要查明真相，而是要帶走一些放不下的心事。密室裡一地的碎玻璃仍在，那白粉筆畫成的人形仍在，千百張千百種表情的臉仍在，痛楚仍

沉默的對白：讀西米克的詩

◎馮冬

在……兩片薄薄的唇仍在唱
著些什麼？黑色的唇膏依然
閃亮；十根纖指仍在數說著
什麼？指甲上的花不斷開放
；一顆心仍在跳躍著什麼？
那人的影子繼續走近

一切皆以反面的形式進行著

“輕飄飄地”這四個字寫盡
“她”由於好友遽逝而失去生活
重心的悲痛。案發後第七日晚上
她來到現場
，旨在重理思緒，自撫傷懷。百
恐千驚的是她遇到數也數不清的
無數鏡面。她怎能忍心去照這些
破鏡呢？可是她必須忍著刺心的
痛楚去照（“密室裡一地碎玻璃”
）。越照越心痛越照越恐慌越
照越神奇越照越難捨難分。她照
出來糾纏著深憐密愛的百恐千驚
，而無論是憐愛還是驚恐全都呈
出“千百張千百種表情的臉”。
兩片薄唇還在唱，黑色唇膏還在
閃亮，指甲上的刻花不斷地開放
，她亦驚亦喜亦出奇：“一顆心
仍在跳躍著什麼？”簡直分不清
到底是誰的心在跳躍——她照出
生命的幻美，然而令人毛骨悚然
的卻是只照而不出，生與死分際
於破碎的玻璃，“一切皆以反面的
形式進行著”。她的心停步在
一面又一面的破鏡裡。
妙想出妙筆：一地的碎玻璃被
想像成一面面破鏡——神駿原來
也是凡胎。

2010年3月

當代美國詩人查爾斯·西米克(Charles Simic)的詩以自我對白來呈現主體的分裂和異化。這種意識之於無意識的獨白取消了對於主體身份的哈姆雷特式的宏大追問，而代之以一種低調的、簡約的、去修辭的、“零度寫作”的風格。在〈內心的人〉一詩中，反抗的抒情主體喜劇性地裂變為複數：“我們對著世界／扮出同樣／醜陋的怪臉／我撓癢／他也撓癢。”“我”的內核中隱藏了一個“陌生人”，“我”與此人獨坐到半夜——“洗著我們沉默的牌”，最後，“我”絕望地對“他”說：“儘管你發出／我的每一個詞，／你卻是陌生人。／你說話的時候到了。”命令式的結尾透露出自我認知的緊迫和焦慮，而本我的沉默／失語則暗示自我的追問始終懸而不決。正是這種“欲言而止”，這種處於懸崖邊緣的沉默道說，同時賦予西米克詩空間上的封閉性與敞開性。詩人在看似簡單的、減值的語義單位上展開了對存在的複雜追問。

西米克是製造恐怖的沉默氣氛的高手。他寫過一首〈戰爭〉：

一個女人顫抖的手指

歷數傷亡名單
在初雪的夜晚

屋子很冷，名單很長
我們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這裡，我們看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中性寫作”(l'écriture neutre)，或“白色寫作”(l'écriture blanche)——“這種中性的新寫作置身於各種呼聲和判決裡，卻不參與其中……這種透明的言語，由卡繆在《局外人》中首次加以運用，他完成了一種不在場的風格……於是寫作被歸結為一種否定模式，語言的社會性或神話性被消除，以換取一種

中性、惰性的形式。”卡繆小說裡的主角在母親的葬禮與自己的審判中採取“不介入”，“不在場”的消極態度。同樣地，西米克詩中“戰爭”的通常元素（戰士、戰場、炮火、喧囂、流血、殺戮）全不在場，只見一個與辛德勒名單相反的死亡名單出現在“初雪的夜晚”，且被一個女人（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或失去丈夫的妻子）“顫抖的手指”所歷數。殘酷的戰爭被裝上消音器，戰爭的後果沒有被展現為觸目的橫屍遍野，而是被缺席化，被移置（可以從弗洛伊德關於夢的分析上來理解這個詞，因為整首詩彷彿一個夢境）、縮小、聚焦於一個封閉點——屋子，或名單，或再小一些，手指。詩裡各個細節並不直接指向戰爭，而努力去營造不確定的恐怖氣氛。這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馬拉美說的詩必須暗示的象徵主義詩學，因為這種“不介入”的暗示比直接描述更為可怕。詩評家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點破道：“你逃不出西米克的詩，進去之後，你就被監禁在那毫不妥協、無法拯救的世界裡。”〈戰爭〉可看作一場沉默的對白——在亡靈與親人之間，顫抖的手指充當了無聲的靈媒。死者在寒冷的黑夜中述說各自的哀怨。

西米克慣於構築一個沉默的世界，在其中回味暴力的本質：“付費頻道上，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饑渴地接吻，撕扯對方衣服／我把音量關掉，一片漆黑／除了螢幕上有／太多的紅色，太多的粉色”（〈天堂汽車旅館〉）。與戰爭暴力實質相同的性暴力也被裝上消音器，性交像卡通畫一樣在螢幕上呈現，像貝克特(Samuel Beckett)無聲的荒誕劇一樣被搬上舞臺。詩人將自己的聽力剝奪，讓其視覺獨自承受喧鬧色彩（紅色、粉色）的刺激，以產生類似“通感”的效果。這種對暴力的默然“凝視”暗示暴力對人的精神產生的深層吸引與分裂。據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Josef

Breuer)看，這是一種宣洩療法，通過在記憶中重複喚起創傷性事件以達到對它的心理克服。

西米克從小生長在戰火瀰漫的南斯拉夫的貝爾格萊德（後於1954年移民美國），他父親曾遭蓋世太保逮捕，他在一篇回憶錄裡寫到：“一天夜裡，蓋世太保來抓我父親。我正睡覺，突然強光把我照醒，他們亂翻東西，弄得很響。我父親已穿好衣服，喃喃低語，可能在說笑話。他就是這樣，情形再艱難，他總努力顯得幽默。他們帶走他後，我又睡著了。”在暴力與獨裁面前，詩人並沒有激動地大喊，而是沉默不語：“我又睡著了”，部分因為他那時還小，不完全懂發生了什麼事，部分因為精神創傷要等一段時間才能發作，創傷具有“事後性”。總之，戰爭並沒有立刻激發控訴性的言語，而是穿透入西米克的無意識裡（根據弗洛伊德，記憶中任何東西都無法被抹去，只能被壓抑），以致他後來寫下：“雲／像騎馬的人／幻影般的解放者／在黑暗的辦公室前舉起刺刀”（〈擦窗戶的人〉）這樣噩夢般的、超現實主義的詩句。

作為暴力的結果，西米克的詩裡充滿殘缺的人與物：盲人，癱腿，駝背，三個指頭的侍者，無眼睛的鳥，無頭的雞，洋娃娃的空眼眶，開裂的牆壁等等。有時，西米克疊加視覺與聽覺的喪失，以揭示一種無光無聲的黑暗存在：“你將像盲人看一部無聲電影”（〈當我祖母還是個小女孩時吉普賽人告訴她〉）。盲人無法看電影，只能去聽電影，但恰巧又是部無聲電影，於是客觀世界變得荒誕、不可理解。

與描述盲人時一樣，西米克以中性的、暗示的、不帶感情色彩的詞彙來述說空白／缺失——“越來越多的空椅子”（〈椅子〉）——“白色石灰的牆／空蕩蕩的教室”（〈黑暗想法的學校〉）——“我看見未整理的床／感到了被單的寒冷”（〈門底下塞進來的紙條〉）——“虛無的顏色是藍色／我用左手擊打它，手就消失了”（〈發明虛無〉）。這些詩句展現一種難以捉摸的夢境般的場景。有椅子說明有人坐過，有床表

明有人在這兒睡過。教室的學生到哪兒去了？我的手如何消失的？這是否暗示著殺戮與死亡正在某種處進行呢？西米克以沉默作答。

殘缺與空白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沉默，加倍的沉默，因為殘缺的（闕割的）人有叫喊、控訴、反抗的權利，它的沉默暗示著人類言說本能的喪失。然而，反過來說，殘缺的人和物無需借助聲音言說，他／它們的殘缺本身即一種表達，比言語的更有力量——“兩隻截肢的肘／舉起一個赤裸的小嬰兒／好讓它呼吸夜晚的空氣”（〈失去了裘蒂的龐奇〉）。生命的神聖性在破碎中得到完整的鏡像折射。

對於言說的焦慮、克制——“痛苦進入了樹與白雲的沉默”（〈被一顆白色小石塊所標記的一天〉）——在西米克身上產生了一種負的、反浪漫主義的、視覺錯亂的詩學。暴力由於超出理解的限度而具有了某種可怕的喜劇色彩——“那天有好多士兵／好多難民擁擠在路上／自然，一隻手輕輕一點／他們全都消失了”（〈天堂汽車旅館〉）。“殘缺”也被西米克黑色幽默地普遍泛化——“太多的拐杖，甚至日光／也需要一根，甚至上升的煙，也需要一根／……螞蟻拄著玩具拐杖／風拄著幽靈拐杖／到處不安靜／麵包裝了假肢／無頭洋娃娃坐上輪椅／小心，我媽媽正把／兩隻小刀當作拐杖／在她蹲下去撒尿時。”（〈拐杖風景線〉）狂歡化與漫畫式的處理方式旨在將戰爭暴力解構、顛覆，而看似瘋癲的群體肢體言語（人的與物的），無疑比單個的、理性的、聲討的話語更具闡釋上的敞開性。

如果說〈戰爭〉一詩只模糊地透露出文德勒稱之為“預兆”的氣氛，那麼在〈探險者〉一詩中，世界則將人類秘密地吸入沉默的黑洞中：“他們在晚上／抵達目標的內部／無人歡迎他們／他們帶的燈／將他們的陰影／投射到自己的大腦裡。”沒有一個形容詞；不可化約的、冷峻堅硬的動詞和名詞支撐起柏拉圖的寓言洞穴。時間被取消，或者說，被轉化成了空間（〈戰爭〉一詩）。空間在沉默中敞開，邀請好奇的探險者進

入，同時又令人恐懼地封閉——燈光將陰影投射到他們自己的大腦裡。探險者開始記錄周遭景象——天空、大地的顏色“不可穿透”，河流彷彿在地底下流淌，他們尋找的“奇跡”和“新星”毫無蹤影。“沒有風，也沒有灰塵”，看來“有人打掃過”。就在他們記錄下這一切時——

新世界

漸漸把黑線

織入他們體內

最後什麼也沒有留下

除了一聲低語

也許是他們某個

或之前來的人發出的

它說：“我很高興

大家最終都來了……

我們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吧”

艾略特預言的世界終結的方式——嗚咽——被改寫、虛化成鬼魂般飄蕩的、無法確認歸屬的“一聲低語”。在這個反諷的“美麗新世界”裡，尋求宗教神啟（奇跡）與生活方向（新星）的努力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噩夢般地破滅了。

其實，這群探索者可視為被理想誘惑的浪漫主義者，他們天真地進入“目標”探尋意義，卻遭死亡黑線（來自世界內部的某種操縱力量）的侵入、脅迫、規範，不得不在沉默與虛無中安頓下來。他們儘管不滿，也只能勉強“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里爾克說過，人類在這個被闡釋過的世界裡住得並不舒服）——西米克沒有提供另外的出路，他把我們封閉在他的沉默黑洞裡。用貝克特的話來說，遊戲結束了(endgame)。這首詩可以讀作後奧斯威辛時代的一個寓言：無路可走，價值與意義不在場，“毀滅型性格的人永遠站在十字路口”（本雅明語）。西米克自己也曾“在噩夢中／到達／十字路口”（〈看修表〉）。敞開的十字路口與封閉的洞穴同樣地讓人無法上路；太多的選擇與沒有選擇實際雷同。浪漫主義價值觀（雪萊所說的“對遙遠事業的忠誠”）在現代戰爭的黑色風暴中早已損毀。現在，人類在

一個連廢墟都不是（“有人打掃過”）的“無世界”（海德格爾）的純粹空間裡荒謬地存在。

在對詞語難以穿透的物的黑暗內部的探索中，西米克傾向於認同堅硬的沉默的物，這表明他現實主義的詩學立場。他不滿足於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對於物的歇斯底里的列舉和並置，而是冷靜地進入物的內部：“進入石頭／那是我的方式”（〈石頭〉）。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裡提到三種減少不快的方式，第一種是努力去改善周圍的世界，最後一種——最無奈、最殘酷的一種——則是鈍化我們的感覺。痛苦說到底來源於感知，只要麻痺、切斷感知，痛苦也就隨之減輕，消失了。西米克採取了最後一種對付痛苦的方法。他進入石頭後發現，石頭的內部“涼爽安靜”；它承受母牛的重壓卻毫無感覺；它“慢慢地、不動聲色地／沉到河底／魚游過來敲打／聽它。”遭受創傷後的主體自我封閉，與世界徹底地決絕、割裂，形成了一個斯多葛信徒般的圓形自足體。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曾寫道：“石頭有它們自己的品質／這使它們免於／通常的盤根錯節”（〈大自然之死〉）。人只有通過割斷世界的瓜葛，打破與他人複雜的人際網路，通過遁入無聲無光的物質內部，才能避免“盤根錯節”所帶來的痛苦。布羅茨基羨慕物對於痛苦的無窮耐受力：“物可以被擊打，燒毀／被挖空內臟，粉碎／扔掉，然而／物永遠不會大叫，我操！”他還寫過讚頌水泥的詩，足見敏感的詩人在粗糙的現實面前的絕望程度。與布羅茨基不同的是，西米克放棄了關於物的犬儒主義立場，因而顯得更為怪誕。他猜測物的內部也許不完全是黑暗——“也許某處，山崗後面／透過來月光／足以照亮／內部的牆上／那些奇怪的書寫與星座圖案”（〈石頭〉）。山崗、月光、內部的牆、星座圖案形成某種沉默、怪異、哥特式的空間四維體。閉合的石頭被月光（微弱的希望、信仰或來自他者的交流？）所穿透，敞露出複雜的內心世界。這個世界雖然顯露出來，卻不容易讀懂（像《舊約·但以理書》裡牆上

的預言書寫一樣亟需闡釋），西米克也許在向我們暗示，人類豐富的內心世界等待著照亮、開啟與解讀。

沉默、空無、物化在西米克詩中怪誕地糾纏在一起。他的基本詩學命題幾乎可以表述為：暴力切斷了聲音的表述（他的詩裡到處出現拿著剃刀的理髮師，隨時準備割喉），失語的人將自身的可怕沉默投射到空間，投射到物上。在〈拆卸沉默〉一詩中，沉默被個性化為暴力的犧牲品——“先拆下它的耳朵／小心，不要讓血到處濺／吹聲尖哨，把它肚皮剖開／如果裡面有灰塵，閉上眼／朝著任何一個風吹的方向把它吹走／如果有水，沉睡的水／拿些一個月沒澆過水的花莖來。”“沉默”同時被處理成一個人和一件物，被殘忍地剖腸挖腹，整個過程頗像《莊子》裡的庖丁解牛，只是最後接近心臟的時候——

此刻一片漆黑
慢慢地、耐心地
尋找心臟，你不得不
爬到遙遠的空蕩蕩的天際
才聽得見它的心跳

這裡出現了一個悖論：為了聽見沉默的“黑暗之心”的跳動，必須極度地遠離它而不是靠近它。也就是說，必須把沉默放置於廣漠的宇宙空間才能理解它的實質。西米克對準沉默架設一家倒置的望遠鏡，聽者只有站在阿基米德那個不可能的點上，才能聽見“沉默”奄奄一息的心跳。作為暴力的屠殺對象，沉默的人在宇宙的空曠中聽到自身的回音。這種空無、沉默、冷寂的詩學在〈艱苦的氣候〉中被推到極致，敞開與封閉，世界與內心被置於一幅泰坦尼克號的遠景畫上——

腦殼裡的大腦
十分寒冷……

像宇宙天平裡的
一塊凍原
銀河系的風
遠處高聳的冰山

極地夜晚
巨大的海輪陷入冰裡
幾盞燈仍在甲板上燃燒
沉默，強烈的寒冷

西米克以延展的隱喻來處理內心世界，在電影鏡頭般層層推進的視域裡，焦距歷經廣漠的銀河、大地、冰川，最後縮小於人的擱淺的意識——“海輪”。理性指導下的意識被潛藏於無意識的寒冷暗礁——戰爭性神經創傷——所擱置、損毀。敞開的虛無最終圍裹、封閉了人有限的自我。這與前詩〈探險者〉顯然不謀而合。作為交通／交流的海輪在意義的兩岸陷入困境，進退為難，生命力即將耗盡。它選擇了沉默而不是發出SOS，因為西米克的世界裡沒有救援，一切陷入冷寂、孤立。詩人既不指責也不評說，他從縹緲的外太空觀察我們——如何耗盡最後的熱量，變得像物一樣堅硬冰冷。

不管是在物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這二者在西米克那兒很難分開），西米克似乎都沒有給我們多少希望。〈老年夫婦〉中，老兩口產生自閉症傾向——兩人之間沒有言語交流，晚上也不開燈，視覺、聽覺雙重沉默。另一首詩中，老年人同樣不開燈：“房間的窗戶／像黑板一樣黑”（〈白頭學生〉）；老人（西米克）聽“自己的心跳”和“牆裡耗子的聲音”。老人聽覺的敏銳與可聽事物的稀少形成反差，在自我傾聽與對虛無與死亡（耗子的聲音）的傾聽中，表達出人在世界面前的沉默。這對我們這個眾聲喧嘩的後巴別塔時代，無疑是一種詩意的糾正。

2010年寄自南京

苦行詩人周夢蝶

◎向明

之一：周公遇難幸脫險

電腦送修，讓我有了時間的空隙，以為可以趁此讀些未能讀到的好書，誰知周公（老詩人周夢蝶）此時卻乘虛而入。只要有空就照顧老詩人的紫鵝來緊急電話說，周公已被人發現身有重病，送進了慈濟醫院，而且是非等閒之輩所可住進的加護病房。我一聽，這可“代志”大條了。於是這幾天來，我便多次去了大坪林去探望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友。

周公這次住院是因發現他心臟衰竭，幾乎已達必須插管維生的境地。經過醫生的急救，雖未嚴重到必須立即動手術插管，卻在各種檢查下，發現他除心臟衰竭嚴重外，腎功能也衰竭到可能導致尿毒癥的發生；而肝臟亦已硬化，胃也發炎（他早年即已切除四分之三的胃），總之五臟六腑無一完好，如將他比擬成一部機器，主要零配件均已不堪使用，幾乎已達報廢的期程了。然而周公和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並非冷冰冰的機器，因此我們得用各種可能醫治的方法，恢復他的健康。他的病況消息一經外露，馬上便傳遍海內外，赴醫院探病者絡繹於途。最辛苦的是周公的得意弟子，高雄師大的中文系曾進豐教授，自獲知周公住院之日起，即往來奔波在高雄與臺北之間；受周公之托，為他處理巨細無遺的各種瑣事，其盡責細心的程度，恐怕親生的子侄也缺這份孝心。

其實周公的災難已不止這一次，兩年前也是在新舊兩年節之間發生過的那一次，要不是女畫家薛幼春機警，找鎖匠破門，救出獨居在家，已不能行動的周公緊急送醫，再遲恐早成遺憾了。因此我們會發現，周公這種情況是因病魔及衰老再加上單身一人，無人隨時照顧等惡質因素加諸一身所造成的，於是惡魔便以為“有機可乘，有隙可鑽”，開始下手了。周公一生身心都處在虛空狀態，他已把他固有的潛能和微薄生命力，全都投資在他摯愛的詩文學上，其他一切身外之事，甚至對他的傷害，他都一無所知。舉一最近以來的例子，每有

飲宴邀他參加，只要向他敬酒，他總是滿懷虔敬的將滿滿一杯酒一飲而盡，而且只喝烈酒，其他紅酒等類絕對不沾，好幾次他連乾十杯白乾，面不改色，豪氣干雲。我們在旁連阻止都來不及，而他卻若無其事，殊不知，要他命的殺手，已偷空潛入他的體內了，否則腎臟和肝以及胃怎會通通都出毛病？

周公本乃一退役老兵、孤家寡人，孑然一身來到臺灣，因病退役後，便流落在武昌街一家麪包店前擺舊書攤維生，但他書架上零落擺的卻儘是本來就沒人要的詩刊和詩集，因此收入就非常可憐，他常常一天只能靠一個饅頭，或一碗陽春麪果腹。他的身體羸弱，骨瘦如柴，其實是古早就因缺乏營養種下禍根的。後來他雖獲准住進榮民之家，但榮家位在台東，他沒法割捨臺北這個他已熟悉的環境，和他相依為命的文學事業，乃將在榮家就養時的微薄給養領出，留在臺北自謀生活，那區區萬把塊台幣仍只能供他吃最簡單的食物，住郊外最簡陋便宜的租屋。所幸自1998年他七十八歲時，始入居他入室弟子曾進豐為他提供的新店五峰山下單人套房，這才免除他過去十二年來四處無根搬遷之苦。但進入老境的他，現在最最需要的是身邊有一個二十四小時照顧他起居飲食的人，使他能過正常生活，才能保住他的健康，阻絕一切危害的入侵。

這次他的緊急送醫，所幸在幾位他最親密的詩文好友，如詩人曹介直夫婦，評論家傅月庵夫婦，女畫家薛幼春，女詩人陳育虹，一直義務關心照顧老病文人的黃月琴女士，以及《文訊》總編輯封德屏女士，曾進豐，紫鵝及在下等共同努力祈福之下；以及慈濟醫院的傾全力醫治，總算他已脫離險境，日前回到他的獨居房靜養了。當然因有前車之鑒，這次我們竭盡各種可能，為他請了一位隨時在他身旁照料的特別護士。為了搶救這位國寶級的詩人，我們再也不敢大意，絕不能讓虎視眈眈的惡魔，再次向脆弱的詩人鑽空偷襲。

之二：苦行詩人周夢蝶

周夢蝶是一位九十二歲河南藉的臺灣資深詩人，也是一位絕不外露的真正詩家；更是一位苦行僧，他過的是比苦行僧更接近佛理的生活。他練字習佛，所寫的不比“瘦金體”遜色的書法，一字一筆都為識者所珍藏，生活清苦之極，但他絕不賣“字”。周公的佛學修養深厚，平日所讀的詩書均係飽含哲思的佛家典籍。早年即與詩哲周棄子、南懷瑾等大家過從甚密。他是當今臺灣唯一能在詩中寫出具有禪意的詩人，可說他是現代禪詩的鼻祖。他在五〇年代出版的《孤獨國》及六〇年代出版的《還魂草》，即已被識家公認為禪詩的翹楚。且看他的近作〈丁亥歲朝新詠“花心動”二首〉（2007年3月24日刊《聯副》），便知他思想人生的“禪趣”所在：

之一

那薔薇。你說，你寧願它
從來不曾開過

與惆悵同日生

那薔薇。你說，如果
開必有落，如果
一開即落，且一落永落

之二

眼見得，眼見得那青梗
一路細弱的彎下去，彎下去
是不能承受歲月與香氣的重量吧

搖落安足論

瘦與孤清，乃至
輾轉反側。只恨無新句
如新葉，抱寒破空而出
趁他人未說我先說

周公此詩以“己心”渡“他心”藉此來勘破自己，所謂的“花心動”事實上也就是自己的“凡心在動”。在修行的路上，人難免“妄念”未斷，而生出分別心，及爭勝不甘情願的念想，這是周公自己反思出來痛點的坦露，借花顯佛的功力，已達禪悟的境界。

女詩人陳育虹對周公自稱的“瘦與孤清”（見周詩〈花心動〉第二段），曾用廿八個字的短詩道出了絕妙無比的視

——夢蝶先生臥病初愈

他已經瘦成
線香
煙
雨絲
柳條
蘆葦杆
瘦成冬日

一隻甲蟲堅持的
觸角

陳育虹此一純以六個同性質的名詞，轉品當形容詞來描繪周夢蝶的清瘦，可說已達“人物詩”的描寫化境，前此只有元曲馬致遠的〈天淨沙〉，曾用這樣簡潔的手法來描寫一處孤寂之境。而此詩最後那段“一隻甲蟲堅持的／觸角”更是有畫龍點睛，突出周公不凡形象的妙處。最令人感動的最近周公急病住院，得到慈濟醫院高規格的醫療照顧，都是陳育虹從旁折衷奔走努力所致，可見像周公這樣一個真正大詩人所具的感召力度。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2005 年被加州大學授予卓越教授榮譽的葉維廉，是一個注重詩意象藝術的詩人；一方面專注詩創作和文學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對抽象思維活動的加入，堅持尋求新詩藝發展，那最純粹，也許是最高藝術的境界。這種體驗性高度重視詩創作中精神活動的純粹性，主要呈現為追求一種意象的音樂性、神秘感和理想化傾向為特徵；其詩思涵蓋內在意蘊的西方現代主義美學觀念與中國古典的藝術直覺表現方法，對當代詩創作中形成了一種超越語言的詩藝極致，曾入選“中國現代十大傑出詩人”。

關鍵字：意象、美學、詩藝、體驗性、現代主義

一、真寂頃間的啟悟

作為詩史上著名的學者詩人、評論家的葉維廉，無論是他個人的藝術傾向被視為“純詩”理論的主要靈魂人物，還是對分析近代詩學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他的詩形體的原素，得以喚起我們感官與想像的感應，而淨化讀者的靈魂到一種神遊物外的澄淨恬適的境域。

〈愛與死之歌〉是詩人透過個性化思索，延伸出一個深邃、曠遠而又單純，親切的華嚴宇宙，像穿過月桂樹的銀湖，立於無花果的半岩上一樣。飛啊！乍現整個星空的光雲，在這裏，廣大的世界縮小了。詩人運用中西比較文學的方法，形象地描繪他心中真實的靈境，並進而從中獲得一種激悟、一種生命的啟示。

〈第一首〉它本身的音韻和空間意象的巧妙組合，構成獨特的建築美，是首可置身其間的絕妙詩作：

風

星翻騰

顫抖的葉子
傾聽
地層下
遙
遠
的
泉聲
而
說

是愛
是美的湧動

一開頭，就將思維直聯及無限時空中的自然，這是一個擬人化的世界，是一個折射詩人寄懷深情的鏡喻意象。葉維廉對植物、泉聲的審美，不僅僅是視覺、聽覺的欣賞，而以樹葉比情操，泉聲喻愛人。感覺與體現的交融，在這難得的真寂頃間，再沒想到什麼阻礙詩人的“宇宙意識”的轉換與想像，愈發呈現形神俱釋的陶醉。從詩人的浪漫豪情中，讓讀者將其思想與審美聯繫起來後，從中發現一種靜謐的美，裹挾著詩人想表達的真正內涵；原來，永恆的歲月，就在每一個感歎的瞬間，迅速的消逝了。唯有愛，能譜出生命的樂章，那是美的湧動，常使我們的內心悸動不已。由此發現愛的本質的總體性視角，令讀者倍感溫馨、親切。

二、意趣盎然的詩藝

〈第二首〉描摹了一幅多麼新穎、動人的畫面！把日落海上的獨特意象逐漸轉化為夜的幽秘，別有韻味：

海
自身的
浮起
光華的柔面上

沉黑的雲
壓下
而
歇止
在那裏

夜的腳步
已經近了

詩人眼底，大自然負載著豐富的情感和美學影像，宇宙萬物中體現的也是人類生活中的至理。夕陽下，海面的光華，有一種唯美的引力。詩人一面將自己一部分的情感，融入餘輝的光影；一面凝望著它最後的背影，凝成剎那間的直接把握，直到夜幕低垂。詩人藉由端臨細落日，進一步探照出“死亡”，其實也是生命的本然，就跟日出日落一般自然；而自然能使悲緒獲得撫慰，也能使腦筋裏暫時浸浴於想像。詩人終究抵禦不住那樣溫柔的浸潤，而讓心靈得以淨化、昇華了；由此更深刻體味葉維廉詩，其對生活的感知與藝術思考的審美性兩相融通。

三、探索死亡的顯學

〈第三首〉隱喻詩人對母親的無限深情與懷念，從仰視天空，到理解接受自然的法則狀態，逐漸達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心靈交流和平衡；也達到了情象的結合，從創造美學，轉向接受美學的一首藝術佳品：

好沉重的空氣！
當母親
拂著她
糾結在
天際的
頭
髮

詩句多麼真樸，情感反應又是多麼強烈！珍視那天邊的一角，像珍視詩人對自然事物的情感中，最為強烈和清晰的，莫過於對母親生前的記憶。它伴隨即將下雨的精神視野，把雨絲的意象與對母親的愁思，全都糾結一起、盤據心頭。

其表現出來的就是，不止於將雨的畫面，又有著詩人沉重的獨白。他以熾熱的心直抒胸臆，在天人合一觀念基礎上，潛藏著求索心中那分對母親亙古不變的愛的真實感觸，令人動容。

四、脫逸的精神領域

〈第四首〉詩人對“愛與死”的審美體驗更臻成熟，把對自然的深度開發，進化到情景交融的生態藝術層面；每個字與字之間看似緊密，又營造出空間距離的層層迭加意象，是滲透著浪漫主義精神的小詩：

山嶺
引著
老鷹
老鷹
引著
山嶺
山嶺
引著
太陽
太陽
引著
我
和
妳

這是首愛情詩，卻有最豐碩的精神文化，語境簡潔流暢、真純清新；帶有以自然生態平衡規律為人類藝術生活的導航的意趣。可以看到詩人不同于前的思維方式，他用罕見的意象，表露了旅遊的情致與愉悅；其過程，歷歷如現。瞧，那雲兒正在弄晴，一隻老鷹在蒼穹，傲視天地間。結尾用兩人收束，有留下餘不盡的情；讀來將提升到人性精神面，去展現真誠的愛，是一種光亮的暗喻，是這首詩必將引人入勝的主因。也可說大地井然有序的迴圈裏，萬物都有它一定的生息，更有美麗的山嶺等著我們去欣賞；於是就有了驚奇的喜悅，詩人把意象詩推向更為高遠的境界了。

五、愛與死的莊嚴

〈第五首〉是詩人參透了死亡的徵象，一簡短的问候，一澄碧的淚海，也許是失去母親痛苦的桎梏下，更顯示出愛的神奇的彩澤……這是莊嚴，是藝術的，也是一種美：

澄碧的海上
那些純白的是花嗎？
母親
為什麼
灰色的鳥
都停在
那木質血紅的
長條上？
為什麼妳的眼睛
凝固
在
遠
方？

我可以想像，詩人一生著力寫對純潔與美的追求，對意境的特殊思維，對聲韻與畫面美的視覺藝術，都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也有精湛的表現。其中，影響他最深的母親，她的質樸與慈悲，是多麼地讓詩人反復地緬懷，益發反襯出詩人深澈的靜默。

他頻頻問的訊息是什麼？那浪花啃蝕著逝去的年代，有如潮音與秋水。夕陽照在遠方，光影和色的關係的組合，映照出詩人母親生前力與美的交織，她肩擔的風浪與蒼涼。一隻只灰色的鳥停泊的身影，也激起我們的審美感情。詩人默默獨賞著這影像，禁不住充滿了無限激越的喚喊。彷彿中，詩人的母親，一張慈顏，堅凝而悄然，在沉思裏微笑著，好像重溫那神奇的、不可言說的舊夢，眼底在清澈的海面上，放出晶瑩的光……

2010年寄自高雄

序：“風格在血液裏”

◎澳大利亞西敏、陶乃侃 著 ◎李臻 譯

與把伊沙詩歸類為強調“口語和個人日常生活經歷”，或歸類為主張“知識份子寫作”和“其他文化元素交融”有所不同，我們主要依據他的作品本身來解讀這名詩人。伊沙曾寫道：“我寫我現在進行時的史詩——野史之詩。”這正表明了他對社會歷史和中國當代事件的深刻關注。用詩表現時政和歷史讓人聯想到詩人杜甫（西元 712-770 年），他的作品被稱為時代“詩史”。類似的，記錄人類災難和社會動亂已經是伊沙詩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他的作品能夠從多方面展現社會現實和民生百態。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對詩的態度，他不僅熱切地批判隱喻的魅力和現代漢語詩人的語言技巧以及沉迷於中國古代詩人的感性 and 浪漫抒情詩。對他而言，這類詩人是“城市中最大的懶漢”，並在其詩作《餓死詩人》中加以指責：應被“餓死”，其中也包括早期的伊沙。

近代中國歷史上兩大歷史性的事件反映在伊沙的詩中。首先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 年至 1976 年）。在這場十年運動中，社會被在生活各方追求“正確”的政治路線所蠱惑，並引發了剷除階級敵人的狂熱。這個時期的照片記錄，如李振聲的《紅色新聞戰士》中的照片，是當時恐怖荒謬的典型寫照：三個黨委書記頭頂巨大、愚蠢的繆德帽子，七名男子站在人群前的椅子上，他們的“罪行”被寫成標語繞在他們的脖子上；一個標兵抓著紅寶書複印本，他的制服和帽子裝飾著各種形狀和大大小小的毛澤東紀念章……出生於文革初期，年輕的伊沙或多或少見證了這一災難時代的荒謬和混亂，這必然給他的家庭留下印跡，正如其詩作《中國朋克》所記載。

激發伊沙靈感的另一大事件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的學生運動。正如張良在其《天安門事件》的序言中所寫：“六四不僅

僅是一個學生抗議或愛國民主運動，這是最盛大、最廣泛、持續時間最長的學潮，20 世紀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民主運動，在流血和專政的勝利中後果慘痛”。伊沙的基本詩定位——作為一個詩人的普通生活——也與這個北京春天的重大事件聯繫在一起，如他早期的詩《布拉格之春》和《柔和七星、柔和七星》。

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伊沙的政治見地，無論是針對中國或其他地方的，都以辛辣的諷刺形式體現：這類詩已經形成了他作品一個堅實的層面，並形成了豐富的政治嘲諷的脈絡。除社會政治，伊沙的詩也與時代文化變遷相關聯，特別是上世紀 80 年代的所謂的“反文化”（或反常規）趨勢，這一趨勢是對正統支配或主流文化的反應，正如崔健音樂和王朔小說中所透露的一樣。崔健

1989 年發行的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標誌著真正中國搖滾樂的誕生。作為一名專業小號手的兒子，崔以獨特的、不漂亮的唱腔，拒絕禮貌規範和公眾認為的良好舉止。崔健支離破碎的語言和偽裝的口齒不清在某種程度上賦予他音樂以絕望、可怕的力量，這力量使歌曲如《一無所有》成為學生抗議的讚歌。伊沙的詩《結結巴巴》是將崔健的音樂詩化、邊緣化、異化、對現有秩序的憤怒、勇敢地拒絕所有對社會無意義的信仰，兩位藝術家有著這些共同點。搖滾的叛亂，包括個人的和政治的。

作為詩人，伊沙以普通百姓的姿態創作（見其詩《平民百姓》），而不是以一本正經的知識份子的姿態。這個出發點基本上決定了他言論的觀點。從這方面看，他延續了韓東和于堅發起的詩路線。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對於他一直都是第一人稱，是個完整的人，不僅體現著人類、社會的善，而且也反映著惡，“上半身”（當前在中國指的是抽象思維）和“下半身”（人類的本性

和慾望）。就像其詩《原則》裏的主人公所說：“我身上攜帶著精神、信仰、靈魂／思想、慾望、怪癖、邪念、狐臭／它們寄生於我身體的家／我必須平等對待我的每一位客人”。

由於此種見解，在伊沙詩中常含有懺悔的元素：他所經歷的很多消極的方面都通過他的作品加以表現。例如：其詩《動物園》，主人公被迫去描述他幼子的殘忍。在其詩《同謀》中，他無情地剖析自己給乞丐施捨的動機。此外，在其詩《托翁罵我》中，他發現自己在享受電視轉播的伊拉克戰爭畫面，心存內疚，試圖記錄下自己的良心譴責。

一個奇怪的特點，伊沙早期詩中體現出他對非法的堅持。雖然，他自己也承認，他出生於一個相對幸福的知識份子家庭（“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家庭，有著相愛的父母。他們彼此深愛對方，從無關於離婚的話題。”），詩集《餓死詩人》中多次提到詩人的私生子地位。在中國，互贈名片的禮節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社交行為：這是簡單的、一個人的專業地位不可辯駁的證據。伊沙的詩名片——兩行，內容如下：“你是某某人的女婿／我是我自個兒的爹”（《名片》）積極地輕描淡寫他的“恥辱”。這是一個獨立創作的行為。另一首詩題為《野種之歌》（本詩集中未收入），用赤裸的文字遊戲總結了困境：對於一對年輕的未婚夫婦來說，詩人是“火焰和譴責”的共同體（“火和禍”）。在該詩最後的詩行裏，他將自己作為詩人的合法性與他的私生子身份明確聯繫起來：“偉大的詩人伊沙如此寫道：‘我是我自個兒的爹’”。當時，伊沙想把自己與中國主流作家區別開來，他聲稱的非法也許是對疏離與叛逆的最好理解。

此外，在作品中伊沙也延伸了他個人對非法的判斷，包括妓女、乞丐、酒鬼、流氓、強姦犯、罪犯、口吃者、癩君子、啞巴，以及瞎子。通過這些展現了人類與社會的“傷口”——如《傷口之歌》，清楚地顯示出他的許多詩側重於寫醫院和患者——伊沙讓他們成為他的

簡單的交往 深深的懷念

——我與詩人綠原

◎錢志富

“野史”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他視此類“傷口”為社會的一部分，或將其作為人類固有的罪惡的同時，伊沙還注重將性行為作為人性的一部分融入作品中。在他的作品中，性行為可以詮釋各種角色。例如，將其諷刺地運用在〈國際和平安〉和其他詩作中，它喚起了對人類疏遠或兩性關係的思考。

重點放在私人生活是伊沙詩的一個方面，可以被視為是詩化的實踐，是“下半身”概念的先驅，有助於瞭解現代中國詩和文學已在發生的變化。

“下半身”概念來自於“身體寫作”的概念，這個詞用在商業推廣和衛慧《上海寶貝》和棉棉《糖》等準傳記類小說的文學評論中。雖然這些“隱私暴露”的小說被認為是“性”和高度商業化，他們在20、21世紀之交很受歡迎，也深具影響力，並影響了詩創作。這不僅標誌著小說對詩的影響，也標誌著一些詩人從“身體寫作”到“下半身寫作”的極端轉變。有些詩人宣稱，“上半身”，思想已被他們所受的教育和他們所繼承的文化傳統所“污染和疏離”，且由於這些思想無法創造更新，它不得不被崇尚活力和慾望的“下半身”淘汰。

伊沙簡潔、直接的風格中，構思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詩歌被主驅動，而不是獨特的語言方式。風格，他曾經寫道：“我不為風格寫作，風格在血液裏。”最好的情況下，簡潔的風格和狂妄的魅力能夠相互補充完善。他早期詩作中接近完美的作品為〈假肢工廠〉：

兒時的朋友陳向東
如今在假肢廠幹活
意外接到他的電話
約我前去相見
在廠門口 看見他
一如從前的笑臉
但放大了幾倍
走路似乎有點異樣
我伸出手去
撩他的褲管

他笑了：是真的
一起向前走
才想起握手
他在我手上捏了捏
完好如初
一切完好如初
我們哈哈大笑

這是一首描寫友誼的靈巧的詩。他們享受的是相互陪伴時的戲謔，以及由它激發的毫不做作的哄然大笑，是他們的友誼被挽救的證明。

這種直接從某些方面簡化了翻譯的任務。然而，伊沙簡潔和純口語的表達往往與成語，俗語，俚語和粗話交織使用，從而提高、加強了他思想的活力和日常生活的真實性，展現了中國的特殊形態，同時極大地激發起英文讀者的興趣，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

正如他所預料的，不合時宜使他作為詩人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繼他的第一本詩集《餓死詩人》於1994年出版後，他的新作源源不斷地出版，成就了他在中國詩壇廣受爭議卻又不可動搖的存在和地位。或許他的成功正驗證了他自己的預言：“‘餓死詩人’的時代正在到來。真正的詩人‘餓’而‘不死’！”

本詩集主要從詩人寄給我們的340首詩作中編選而成，這些詩創作於1988年至2007年間。詩集按時間順序排列，得以更好地展現詩人的發展歷程，我們也希望能夠以此展現伊沙的各種情緒和寫作模式。伊沙曾嘲諷說：“無法像人一樣生活，但可以像人一樣寫作。”作為譯者，我們已竭盡所能跨越文化鴻溝，希望我們的翻譯能夠幫讀者更好地瞭解當代中國。

（說明：上文為伊沙詩集英語譯本《餓死詩人》的序言，作者為該書譯者：兩位澳大利亞翻譯家。該書於2008年11月由英國布拉達克西書社出版。）

第一次見到詩人綠原是1990年10月，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當時正讀研二，導師呂進派我外出訪學。由於我的碩士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論詩的現實主義》，所以七月詩派著名詩人牛漢、綠原就成了我的必訪。記得訪學前我還細心地準備許多問題，可是當我見到牛漢、綠原兩位詩人的時候，他們可能正要外出，所以他們都是站著聽完了我的問題，而且似乎都對我提的問題不太熱心，後來很快我就離開了他們，到別的詩人那裏進行訪問去了。詩人綠原給我的第一印象自然就是這樣的戰立者的形象，他嚴肅、沉默，眼中透射出時時在問訊著什麼的光芒。其實，我們可以理解詩人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而且我去訪問的時候，詩人已經離休，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未經世事的小青年提出那些幼稚的問題，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啊！當然，筆者總有收穫，記得詩人的詩集《我們走向海》出版不久，詩人簽名送了一本給我，當詩人知道詩人方敬和詩翻譯家鄒絳也是筆者的恩師的時候，又拿出兩本《我們走向海》，簽好大名後讓我帶給他們。

一轉眼筆者研究生畢業了，一轉眼筆者在新疆工作了八年之久，一轉眼筆者博士學習到了一年級。記得一次筆者在蘇州跟導師呂進通電話，他問我博士論文做什麼題目，我說準備做佛學與中國新詩，恩師呂進聽後說，你碩士論文做的是論詩的現實主義，有些基礎，七月詩派是中國新詩史最大的也最有成就的現實主義詩流派，你就研究七月詩派吧，現在還有好多詩人都健在，資料好找，也可以就近請教。筆者聽從了導師安排，於是著手進行七月詩派的研究。博士的同學景秀明知道我打算研究七月詩派，對我說，蘇州離上海近，我要去上海圖書館查閱資料，你也去，你可以看到抗戰時期出版的《七月》和《希

望》，讀原刊對你的研究是有幫助的。果然，我在豪華的，空調開放的上海圖書館的民國時期期刊室裏借閱了戰爭年代出版的大型文藝刊物《七月》和《希望》，讀原刊感覺真的不一樣啊，筆者好像沿著時光隧道飛回到了炮火紛飛的戰爭年代，我看見了一個不屈的民族和他們的優秀分子的抗爭。複印太貴，複印一頁四塊錢，所以我只好抄啊，抄啊，抄啊，記得讀《七月》的時候最為艾青的作品所震動，讀《希望》的時候最為綠原的作品所震動，我抄了好多他們的作品。在筆者的心目中綠原是後期七月詩派大詩人，這結論就是在上海的圖書館裏得出的。

在進行博士學位論文設計的時候，筆者曾想把牛漢、綠原合在一起進行論述，所以給綠原先生寫過一封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結果綠原先生不同意，他說他與牛漢在題材、主題、風格等方面的個性差異太大，不宜放在一起。我仔細研讀了他們兩人的全部作品，發現綠原先生的意見是對的，所以單獨對他們闡單章進行了論述。博士論文寫好之後，我感念先生對我的指導，所以專門給他寄了一本。綠原先生讀後頗有感慨，回了一封短信，表達了兩個意思。一是感慨世事變遷，對於他解放前的詩作品經歷了怎麼大的評價大轉變，他的作品曾經被徹底否定，而如今又獲得了這樣高的評價；二是他同意我在博士論文後記中的一個觀點，就是學術研究要同偏見做鬥爭，我在博士論文中清理了許多強加在這個流派上的不實之詞和政治以及學術偏見，受到學術界的讚揚，看來綠原先生讀了我的論文也是打心眼裏高興的。

還需要提及的是讀博期間。筆者也曾外出放學，也是準備再次訪問綠原先生的。可是電話聯繫的時候，若琴阿姨說他的父親耳朵聽不見，給擋了回來。牛漢是見到了的並且進行了長談，牛漢也是筆者尊敬的前輩，他快人快語，記得也曾經談到綠原的詩。牛漢曾經說到綠原的詩有理念化的傾向，我在論文寫作的時候也引用了。最近看到若琴阿姨的文章，對他的父親的理念化的傾向有所

辯解。綠原先生晚年的詩風格大變，充滿哲理和學識，這沖淡了他詩的抒情氣氛，一些讀者接受起來有些困難，這也是正常的，但許多人十分喜歡綠原先生的作品，覺得閱讀的時候有嚼頭。恩師呂進十分喜歡綠原先生晚年的詩作品，曾經責成筆者專門寫文章進行論述，可惜的是筆者一時未能完成任務，而綠原先生自己已經仙逝數月，真是遺憾啊！第二次見到詩人綠原是2002年10月。那一年全國各地和許多海外學者齊集上海復旦大學和蘇州大學隆重紀念一代文宗胡風百年誕辰並進行第二屆胡風學術研討會，筆者也受到邀請參加了這次盛會。會上見到許多七月派的忘年交老朋友，覺得很親切。小組討論會時，詩人綠原、冀汭和彭燕郊等都參加了，因為有許多老人在，所以我們這一組的學術研討氣氛非常好，大家都很興奮。各位學者都發表了自己的學術觀點，老人們都認真地聽著，看得出來他們也很高興。記得詩人綠原也發了言，這可是我唯一一次聽他親自發言，所以記憶非常深刻。他的發言是針對有的學者要求重新出全套的《七月》和《希望》以及別的相關刊物的，詩人綠原在發言中講到“穿開襠褲”，他提醒大家他們當年也有十分幼稚，不成熟的時候，不能把一切都當成寶貝。詩人綠原的這番話令人欽佩，他是如此的客觀、理性，富於科學精神啊！這讓我想起他的另一篇談七月詩派的歷史性和局限性的文章，他說他們當年的創作在題材和主題表現上都存在過於單一的弊病。記得我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的時候也談到了局限，導師呂進聽後說他忍痛談的那幾點局限性是談到了點子上的。不知道詩人綠原在談他們當年的局限性問題的時候是不是也存在忍痛，但筆者的確熱愛七月詩派，他們的戰鬥精神和為藝術獻身的精神一再地激勵著我，激勵我去面對並戰勝擋在我前面的一切困難。

一轉眼又過了幾年。2007年年底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召開了阿壘百年誕辰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筆者也應邀參加。記得詩人綠原也親自參加了，但他彷彿不能親自發言，結果他的發言只能由他的

女兒若琴阿姨代表，可見他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會議結束後，詩人綠原還忙著接待他的一些老戰友，記得與他差不多年齡一樣大的葉德裕跟我說起他要訪問詩人綠原的家，我當時是多麼羨慕啊，真想也同他們一起到他家裏，哪怕什麼話也不說，光感受一下氣氛也是好。後來我知道不僅葉德裕，還有好多老友都去了他們家，化鐵就是其中一位。

詩人綠原一生坎坷，終於活到米壽，真是一大奇跡。去年9月29日他一去世，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給我報告消息的是93歲的詩人孫鈿。得到消息後他馬上打電話給若琴阿姨進行了慰問，後來又用電子郵件發過去一份唁電。之後我馬上通知了我的恩師呂進先生，他也很快擬了一份唁電委託中國新詩研究所發了過去。

胡風與魯迅精神傳統傳承學術研討會終於在去年年底在北京舉行。會上所有的學者都向已經去世了的胡風分子行了祭拜大禮，這被祭拜的中間就有我們敬愛的詩人綠原。彭小蓮帶來了電影《紅日風暴》，大家也懷著敬意觀看了。想起詩人綠原在電影中的激烈談話，那可是上海會議之外唯一一次談話啊！遺憾的是，若琴阿姨也沒有光臨大會，不然他可以給大家講一講他父親逝世前後的事。休會期間南京胡風分子歐陽莊先生拽著我講：“奇怪，奇怪，人民文學出版社給大家發的綠原悼詞之中怎麼隻字未提55年的事呢？”我說我也看過的，也覺得奇怪啊！說完，我們就分開了。

從北京回到寧波之後，我收到若琴阿姨的電子郵件，她邀請我寫紀念文章。我馬上回覆樂意應承，這給我的無上的光榮啊！在回覆電子郵件的時候我冒昧地問了一下讓歐陽老感覺奇怪的事情，若琴阿姨很快給我回覆，讀後恍然大悟。以下是若琴阿姨的電子郵件：

小錢：

關於“歐陽莊先生跟我講，說先前收到的一篇介紹綠原先生生平事蹟的文章隻字未提55年的大事件，覺得很疑惑，不知為何？”，我想到在我父親去世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向社會人士發出過《

綠原同志生平》，可能歐陽莊和你說的就是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老幹辦的處長經手的，這位處長是初中文化，原本是個司機，競爭上崗的。他們單位給一些老幹部寫訃告、寫生平的事情，單位領導都推給他做，他也不謙讓。

我父親在9月29日凌晨去世，而我從28日晚到29日天明一直在醫院沒合眼，29日白天又要為來家弔唁的領導、同事、親友準備靈堂，接待來人，非常疲倦。我記得這天老幹辦的處長還插空讓我看他寫的生平初稿，我覺得寫得亂七八糟，而且有些提法不妥，就在紙上做了很多修改，我怕他看不清，就退給他回去用電腦改，我認為改後應給我再看一遍，結果竟然沒有，他讓社長看了一遍，就向社會發了。等我看到定稿時，發現竟然沒提胡風案件，可是為時已晚。

這位處長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會揣摩領導意圖。他對胡風案件內情並不瞭解，但好像知道中宣部等單位不喜歡提55、57和文革的事情。

這就是目前一些單位的實際情況，而且還不只是他一人。原來我聽說《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一期安排出《綠原專輯》，結果卻變成了《舒蕪專輯》，我不知道背後的原因，但明顯感覺到是非善惡的顛倒，但我也也不想和人文社的領導說什麼，因為說也無用，省點精力幹實事吧。眼前的實事就是編《綠原紀念集》，就讓我們一起把它做好吧！

祝你一切順利！

劉若琴

這就是詩人綠原逝世後的遭遇，這讓人想起一代文宗胡風的遭遇，一生苦難，20多年遭受監禁、流放，迫害和打擊，好不容易等著平反了，結果平反也要三次，最後一次平反卻是在他逝世之後。南京化鐵告訴我，他雖然平反盡三十年了，但待遇一直沒有恢復。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我應若琴阿姨的邀請，先是寫了一首悼詩，然後又寫了這篇悼念文章，但願讀者不要嫌我囉嗦，我是真的有話說啊！

願詩人安息，阿門！

2010-2-27 于寧波大學外語學院

亞歷山大·勃洛克 (Alexander Blok, 1880-1921) 被當代人視為俄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象徵派詩人，白銀時代的代表人物。父親是德裔人，一個執教於華沙大學的法學教授；母親是彼德斯堡大學校長的女兒。前者是一挖苦者，後者則是一進步者，不能相處，在勃氏少年時即告離異。他跟隨母親在彼德斯堡和莫斯科生活，自幼即特別地喜歡城市化的抒情詩作，進入大學後先習法律後習語文、文獻學 (Philology)，畢業於1906年。因為他生於帝俄時代的知識份子 (Intelligentsia) 家庭，自幼受到藝術氣氛的熏陶和西歐相應運動的左右，但他又充滿著東正教和基督教的神秘主義的成份而成為一個詩人和戲劇家。

1903年，年青和浪漫的勃洛克與著名化學家門捷列夫 (Mendeleev) 的女兒談戀愛，卒之結婚，帶來不愉快的生活。他從幼年的戀愛經歷中所獲得興奮與精神上的人生經驗反映在他早期的詩裡，因而推崇普希金 (Pushkin) 的浪漫主義。有人認為他是普希金後最偉大的俄國詩人。

勃氏的第一部詩集《美女詩草》 (Verses About The Beautiful Lady, 1904 俄文為 *Sti-khi o prekrusnov dame*) 描寫詩人早期的柏拉圖唯心論 (Platonic Idealism)，把女性的智慧來代表人格，視之為 *Sophia* 蘇菲，認之為永恆的女神，有智慧乃世界之靈 (eternal feminine)。勃氏的詩集深受普希金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以及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 (Vla-dimir Solovyov) 那深受諾斯替邪教思想 (Gnostic) 的基督教啟示和影響。勃洛克運用自己的創造天才採用新的韻律發展了索氏和普希金的觀點。勃氏認為聲調是至高無上的，他要悅耳的音調，這是他詩作的基本特徵。該詩集的基調和色彩是勃氏用來補償他的婚姻及戀愛的失敗。

勃氏寫的《西敘亞》 (Skify) 讚揚俄

國在新世界是有相當於古代西伯利亞的遊牧民族的奮鬥精神來作榜樣。

抒情形式、內容有烏托邦形式的作品是蘇聯社會的文化萌芽時代重視的。1918年勃洛克發表的歌謠《十二個》是卓越的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t) 產物，在革命動亂中寫成的謎一般的讀品引起了沒完沒了的爭論。因為該集不僅把十二個在大雪封困的彼德堡行凶和搶劫的紅衛兵和紅軍士兵描繪為土匪，而且視他們為仇恨舊世界，在詩末耶穌作為他們的無形領袖出現。十二個罪犯成了耶穌的門徒，在鮮血和污穢中出現了福音，為布爾什維克 (赤化) 開脫罪責。反共份子認為這是對神明的褻瀆，而共產黨人看了後對這詩集並不十分高興。雖然《十二個》的意思含糊不清，但它和勃洛克的其他作品一樣是不朽的，也是勃氏開始了蘇聯文學從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的萌芽。

蘇聯對勃洛克在1918年間出版的《西敘亞人》暴露出他對新制度幻想的破滅和西敘亞派 (Seythians) 的人物也不很滿意，而勃氏的新作品《祖國》卻讚揚蘇聯的救世主作用。但是詩人強調俄國的斯拉夫民族粗獷的原始力量*，並威脅西方：如果西方與他們為敵及涉足俄國的大革命，他們和亞洲人將聯合在一起作戰，以至今天對這個概念的反應仍很強烈。

勃洛克的作品不是浪漫主義和幻想，而是否定資產階級象徵的唯理智論。他支持俄國的革命，受到雙重的背棄：一是文學界對他的冷落，二是革命者不懂他的美學理想而給他的嘲弄。隨之帶來他的孤立，導至他的早卒。

*這個概念是來自西歐的哲學家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與俄國名畫家 M·弗魯貝爾 (Rubel, 1856-

編輯筆記

當下詩壇許多詩人都喜歡將自己的創作歸類，或曰情色，或曰武俠，或曰微型，或曰隱題，或曰口語，或曰新聞，或曰寫實，或曰山水，或曰愛情，名目花樣繁多，不一而足。雖然編者認為這種歸類工作通常由編輯或詩評家來做較為適當，但對於詩人們為了強調自己作品的特色，凸顯自己對某一技巧某一特定內容的努力，並藉而黨同具此一特色的詩人，以增加其影響力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有時還覺得必須加以肯定。只是，任何事情一到過於著意和渲染的程度，便不免令人突兀不安了，這也是過去十九年來新大陸詩刊除非在作者的特別要求下，一般都會將註明是某類某類詩作的字樣刪除才發表的緣故！

像以上提到的各類由詩人們自己貼上標籤的作品，我們一直以來的確收到不少，也發表過一些，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事。唯更有甚者，在詩之前加上諸如“隱題微型”、“微型隱題”、“微型武俠”、“微型小說”的都曾出現過。如此混淆紛亂的名稱，編者就不得其解了，除了瞠目結舌外，不敢想像在詩之前加了這麼一頂頂帽子，而在詩之後若又加了歌這麼一條尾巴的情形！但紛亂歸紛亂，混淆歸混淆，只要作者能說得出一個所以然來，編者自不會自設門戶，不去發挖好詩的。事實上說這麼多，也不過是希望多點看到有理論依據來闡述解釋而已！

感謝詩人章治萍的協助，本期“中國國土資源詩群小輯”得以順利刊出。我們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並下載每期的電子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詩人方明春節期間訪洛城，與新大陸詩人陳銘華、秋原及仲秋等聚談。

第四屆東南亞華文詩人大會將於4月12到17日在中國貴州仁懷市舉行，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汶萊、印尼和中國各地的百名詩人、詩評家將以“東南亞華文詩的經典個案研究”、“東南亞華文詩與華文平面傳媒及網路傳媒應如何配合”等議題互相交流，並前往中國國酒文化城、茅台酒廠、婁山關、赤水、四洞溝、遵義會議會址、紅軍山等地採風。

由已故詩人周策縱及詩人心笛、王潤華合編的《海外新詩鈔》經於今年一月在台灣新地文化藝術公司出版。

台灣詩人莫云新書《紫荊又開》於2009年11月由台中市文化局編印出版，列為台中市籍作家作品集之一。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當代詩家作品賞析，林明理著。每本台幣260元，劃撥帳號00160840，台北文津出版社收。

詩人張耳的新書《黃城根兒一溜門兒》最近由一行出版社出版，定價USD8；HKD 28，欲購者請與張耳聯繫：zhanger@evergreen.edu。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林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集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